

街亭之敗、用秦穆公宥孟明之故事上可也。馬勢日傾、馬身日少、而乃流涕斬讓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八儀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唐子西言也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

案、法立誅必、而權之以與奪、是良將之權也。孔明過乎法也、

一、蓋至于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論語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可謂盛也、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

一、廿一日(寬文九年七月)日本紀拔萃第一神代、二、三、四、五

○神武帝曰、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也、

廿三日、六、七、八

○此時天皇到熊賒、泊葦北小島、召山部阿弭古之祖小左、令進冷水、嶋中無水、則仰之祈天神地祇、忽寒泉從崖傍涌出、號其嶋曰水島、今案ズルニ、寒水越有之、山部者山鹿之先乎、

○大伴、日本武東征於甲斐國以靱部ユルシヒトモ賜大伴連之遠祖武日、案ズルニ、靱亦トモトアリ。靱同意乎。神代卷ニハ別ニ出レ之。

廿四日、九

○山鹿ノ岬、

廿五日、十、廿六日、十一、廿七日、十二、十三、廿九日、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八月朔日、十九、廿、

○欽明廿三年、伐新羅、河邊臣瓊岳大戰皆拔、新羅舉白旗、投兵降首、河邊臣不曉兵對、舉白旗空爾獨進、新羅鬪將云、將軍河邊臣今欲降矣、乃大進兵得大利云々、案、舉白旗者降之表乎、

二日、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右日本紀歷觀之際、涉筆、是前見此紀、于茲廿有餘前、久而染指、本朝之風儀全顯此紀、不(年カ)因水土則不可全其故、專泥中華之書、而不知我國之俗、最其差乎、本朝始神武、而垂仁・景行之功甚大、而推古・孝德之朝、事物式禮彌備、

一、極意之破軍



夫北斗七星者萬機幽魂、衆生本命也、故是天命云、又本命云、肆一天主、四海主、四海君、是尊則忽添運、仰之則速伏怨、去此北斗夜晝住虛空、八方遊行、是則衆生本命也、衆星拱之、日月輔佐之、譬天下武君、三軍士如衛護之、去敵軍不順時、北斗在天振威平之、誠是軍旅一大事者乎、就中觀之、北斗全非他、我等心也、心亦北斗也、衆生胎內宿、始七星下頭上七穴成、日月下兩眼、手二十節天廿八宿、廿八宿是四方北斗是也、情以レバ、心天ニ上レバ北斗、下レバ我等ノ心トナル。者<sup>テイレバ</sup>天地虛空一體ナルコト明ケシ。觀之察之、吾ト北斗ト天地ト一體也。是レヲ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ト云フ、貴也尊也、身心々々、

右春日岡僧正極意之破軍傳來、以七日之精進傳焉、

一、霜月四日

○本朝儒風始、王仁、漢高祖之後曰鸞、鸞之後狗轉至百濟、久素王時、應神帝召之、久素王即以狗孫王仁貢之、文忌寸・武生連等之祖也、出續日本紀四十、羅山王仁傳不載王仁之出處、應神朝搜有識者、百濟國主貴須王擇探宗族、遣其孫辰孫王<sup>一名智宗王</sup>隨使入朝、天王嘉焉、特加寵、命爲皇太子之師矣、於是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是、出續日本紀四十二(桓武天皇延曆九年七月)

案、貴須王、神功帝五十六年立爲王、六十四年王薨、出日本紀、王仁來出應神帝十六年、其間相去二十年、是百濟阿花王時也、

又案、菅野真道上表、其年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道祖荒田別、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遣其孫辰孫王、云々、日本紀應神十五年、傳云、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sup>カシナキ</sup>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云々、此兩記不同、今案、王仁之孫文忌寸等言、百濟久素王時貢王仁云々、久素、貴須音相近、然則日本紀誤乎、

○吉備真備、光仁寶龜元年上表云々、天平寶字八年、真備生年數滿七十二云々、吉備持統九年生、靈龜二年廿一、從使入唐、案、粟田真人自唐歸、出文武慶雲二年續日本紀、凡本朝之才人、著中華者、吉備<sup>(I)</sup>朝衡二人、而中華書出粟田朝衡二人、故世以粟田爲吉備、而因吉備上表、云々、年數慶雲二年、吉備漸十歲乎、故未嘗無□、

續日本紀吉備傳云、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sup>指真備</sup>朝衡而已、中華書不出吉備出粟田、然則與吉備・粟田別也。續日本紀八卷養老三年二月粟田真人薨、

(I)阿倍仲麻呂



山鹿隨筆卷八

隨錄 延寶六年  
五十七歲

一、平齊 延寶第六戊午  
三月廿六日

天下者國之相聚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々整之正之乎、唯在平之、平者抑過、企不及之謂也、人物之間、必有過不及之患、四民之業、有衰盛、有飢飽、事物有新成、有古壞、有踊貴、有日賤、有餘有不足、專在平之、士驕則民乏、民驕則士疲、皆是過與不及也、家亦然、親族或不同其心、好惡不一揆、若從情而取其好、則親族離、故在齊之、

一、人皆云、人是一箇微、豈比天地之大乎、予謂、頭上皆天也、足下皆地也、天地之中皆人也、唯見一人之微、曰人是一箇微、豈夫然乎、

一、道者衆之所歸也、衆不歸不悅、則非聖人之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也、三月廿八日、至大村因州亭閑談

案、十目十手者衆人也、衆人多是愚蒙、而彼所喜所樂、皆佚樂游宴、利其利而樂其樂、將從



彼悅樂、則豈夫道之實乎、故天下皆雖善必察之、天下皆雖惡必察之、然乃道亦必非衆人之喜悅而已也、

大猷君、命太田備中守、令下猿樂各書其祕事獻之、北七大夫一人不書、太田詰之、北云、我家之祕事金春既書之、獻之、我別無可書之、我所舞之要者、在悅衆人之耳目、太田大笑容之、太田者司猿樂

北言亦以衆所歸爲己藝之要、然衆人皆不知之、彼所喜者狂曲奮踊、而爲奇也、故必是之、唯知其實者譽之、不知者不通而已、

一、殺身而成仁、衛靈公篇 三月晦日朝

今人動言、殺身而成仁、人之身甚重、豈輕嗜殺之乎、若殺身而成仁、則一既失而二亦不得之、夫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對求生以害仁、而有此語、且用有字、甚有意味、

邦無道、而專以道誘世、是災之所聚也、曾所思在殺身而成仁、豈夫然乎、

一、或問聖與賢、延寶第六年卯月四日 貴田孫太夫來訪

學而不厭、教而不倦者聖也、學者能好古也、教者自己發也、學與教相備者聖也、如賢者、有

一事之賢一物之賢、有大賢有小賢、凡有事物之奇秀英異、即存之者皆賢也、賢者出于衆之名也、聖者出于賢之名乎、

貴田氏云、能學而稽古者聖乎、有生得之秀而不盡其實者賢乎、曰、聖者學與秀相達也、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擇善而固守者賢也、

一、或曰、因子之說、則日々困勉惕若、而終無優游之樂、延寶六年七月二日

曰、日月不處、君子終日勤而不已、樂在其中、今日日用之外、別求心意之樂來、是乃異端之說也、或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如此之意味非謂心意之樂乎、曰、論知天事天、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於焉、是皆孟子之說也、孟子一部所說皆日用之事、而間發其性心之說、後學拾已所思、得來歸一部之心於此、豈其然乎、故聖人不曰性與天道也、孟子亦曰、仁義而已、我聖人之道唯在今日之上、始舍地而云樂、是狂狷之說也、

一、或曰、今此有幼主、殆將冠、輔佐之臣、將以下通經書之士上近之、如何、  
曰、人先知文字、而後可思談古今之事、故讀書通聖賢之意味、不可疎之、然今予有一說、人主之學、唯有知文字、文字既有知、則自讀經書之本文、知其字義、而可究意味也、俗學之徒多以意見解經書、終令體之之徒、墮己之臆裏、人一墮在其窠、則終不可得脫出之、



後來翻得亦、有舊染之汙習、然乃文書可讀、又似不可讀之、

凡幼主平日之學、唯在下審古今之勢、知地勢、知人情、今夫九州中國五畿北陸南海關東奧州之諸列侯、其家譜其土地、其軍功忠義家之興廢、列國群臣之譜及言行、日夕以審之、是本朝之武學也、忽之而涉史漢者、措近而略遠也、豈夫實學乎、(以下略)

一、凡讀書者、不為書所惑、是佛氏所謂轉經也、書多在作者意見、聖人之書亦門人所記、專以己所好、況本朝之物語等之雜書、皆其作者之意見多、平家物語稱小松重盛、為燈籠大臣、其行狀殆比清慎公、小野實賴豈武將可為如此之事乎、是作者好佛之誤稱也、吉田兼好稱西明寺之恭儉、記以燭尋酒肴之事、尤可笑之、是癖己之隱遁省事也、近代小瀬甫菴作信長記、以信長燒甲陽之惠林寺、江之睿山為美、談癡俗儒之臆見也、見書者不明辨、則皆為書所惑、尤可慎之、

一、大嶋丈問誠與德、八月十五日、東氏來傳之、誠與德之答終之後、示之曰、凡吾道者、唯尊中而已、過與不及皆非中、學者味誠尊德、而不因中、則空談也、中庸云、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措中庸問學而談高明德性、則非中、故學者之間、唯尊日用事物之間、日用事物之間相得、則誠德自然相因、誠德

(一)大嶋雲  
八、後出羽  
守下ナル  
幕臣、素行  
ノ門人、耶  
(二)東一耶  
兵衛惟純  
赤穂藩士、  
素行門人

與日用更不別也、日用事物者、人々之中也、庸也、姑措之、則論天談空、或說後世談地極樂、故彼老莊之云無云虛、是說上也、彼佛氏之云因云果、死後皆是說下也、共非中、聖人者談日用事物之間、是今日當然之道、更無他、因今日而談上下、則上下共通、措今日而談上下、則皆非也、

○意 心所遷之、

情 心所欲、七情五欲是也、

志 心所定向、

思 心所定謀也、

念 心所索求、

氣 心之置所、

慮 心所預謀、

案、氣意志者一也、思念慮一也、情者欲也、

一、聖人之道、如何別異俗、九月廿一日、於松浦肥前亭、而有此問、

聖人之道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異端之所謂道者、唯在正心誠意之間、其所要專心意之工夫而已、彼云、修身非修身之實、然修身尚在彼之說、既絕五倫、何可謂齊家、無齊家、則治國平天下、何以謂之乎、故土地人民政事、天道地理人事之用、彼未可會其一、是與聖人之學非同世而可謂之也、



一、今夫天下、大治平、故靜索古今之事、詳思聖賢之意味、尤安易、故所學所爲悉出古人之未會有之味、凡今之聖學之下品、殆當古之上品、如今之上品、古亦未會有之也、

山鹿隨筆卷九

章數附元

元 延寶七年ヨリ貞享二年ニ至ル  
五十八歳ヨリ六十四歳ニ至ル

延寶七年 五十八歳

一、古來之兵法、不容易、其書不在諸侯王之家、

一、計有上策中策下策、中策下策者、上兵不用之乎、六月二日

曰、何嘗計謀乎、凡人物事皆有上中下、三者並行而共爲天下之用、用兵之良三策、合用而有全勝、伐上兵以中策、伐中下之兵用中策下策也、人有四民、而天下立、百姓奴僕之賤共相立、而天下之用全、人身亦然、尊卑共備、而人身立、

一、彼無形、則我形之、而令彼形之、彼有形、則我無形、而令彼不知我形、

一、伐有形必以形、伐無形以無形、

所謂彼既備陣列、我逢之、則未嘗無形、故以形對之、所謂形者、器械旌旗、金鼓兵士、皆

(註)コノ卷ハ全部兵學關係ナリ



是也、所謂無形者、謀也策也、

一、無形之時以形、有形之時以無形、

云心、凡物無形之時、能思能謀、而在盡我形、彼未形之時者、我形之用、思而無不全、假令天下平而思危、身安而思病是也、天下平之時、思危而備之設之、云器械云士功、云兵習、思而無不成、故能我者未形之時、能在盡己形、未形之時、能盡其形、故彼已形、則我無形豫備設也、是彼已形之時、我無形也、下兵者、安而忘危、故彼未形、則我亦無思之、彼已形、則我大形、而將備設之、彼已形而我形、則未得其實、是思而不全也、

一、軍有必勝之理、而無必勝之形、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

一、神君能知天命、

(1) 德川家康

君屬信長、而或容信康之好、容信康及水野惣衛門之後、神君克長久手之役、直不敵豐臣家、是一、小田原役、背北條而屬豐臣、是二、高麗役、神君不行、而出名護屋、不□□意、是三、關原役、不沒、勝大坂、是四、大坂冬役、先和而退所、是五、是等之事、能知天命也、  
一、神君難波再役、命三日之兵糧、其意如何、九月十九日、於大村氏亭論也、廿日書之、  
曰、神君之用兵也、如神如聖、凡意何量之乎、案、難波再役、城隍既埋、屏櫓既毀、唯一本城而

已、然則城兵必出戰、出戰則三日可擒之必也、又不出而守城者、兵之多而城小、彼終不可得守、用俄攻可忽陷之、俄攻之用不可出三日、故有三日之命乎、

一、兵器皆表天地日月鬼神、何乎、十月二日

是尊其物、而象其實也、案、假設其名、而寓其尊象、令愚者信其道、貴其物上之義、八陣之龍虎鳥蛇之儀乎、

一、瀧川右兵衛・村松伊織・熊澤右衛門八等、摸來六千之將、而問之、十月四日

四方之備皆廿五騎、將一二陰陽為前後左右後備殿備、案、三十騎以下者、足輕大將也、四十騎已上者、侍大將也、四十五六十、此三段皆屬侍大將、三十騎以下皆足輕大將也、

足輕大將與侍大將心得、足輕大將者、專在用足輕、士大將者、專為司兵士、以足輕為先、打立彼、考其虛、一同突出而伐之、之用也、故其用法其心不同也、

一、松平飛驒守、使高橋十郎左衛門借備圖之屏風於松浦大守、予為先容、五十騎一備之屏風、足輕既放鐵炮之處、斥候進而在先、甚危、此圖差乎、曰、是我之前發斥候之圖也、此斥候歸、而告事之後、輕卒引弓放炮也、此兩樣無別可圖之、故一圖示之、

一、夜討 十月七日

(2) 以下三名平戶藩士ニシテ素行門人



人皆云、夜討必利、案、夜討夜軍者、甚大事之義也、打者不以其道、則有必敗也、夜者暗而不可見、不得地利、不得衆人、器械不調、人專步而不高、禁音火、皆是打方之格也、待者不

動則有利、主客甚不同也、

一、神君之天下如何、十一月朔日  
曰、天與之也、神君非取天下、天與之、故長久也、或云、天與之故如何、曰、天下之諸侯皆豐臣之所建、而彼却攻大坂、是非神君之所能為、天與之也、案、萬章上、舜之天下、天與之論同、

(1) 小笠原長祐、三河國吉田城主人、素行門  
小笠原壹岐守問云、神君之天下者天命乎、又神君之行事、皆中其道乎、曰、天命也、人歸也、文明以來、天下皆亂而相極也、

延寶八年 五十九歲

一、我見敵而著敵、故皆所致也、正月廿一日  
今人得人之問、而必著其問、而欲啓之、惑益深、彼所問、我能思之、而離問而答之、則問者則啓去、

一、敵來我地、得地利、而相備則如何、

曰、聞敵來、而忽忘我備我行、彼已在地利、故我彌想惑、是皆所致也、我唯卓爾、而以其理應其事、則彼去來、我更不可著也、

一、武與士、

士者指其人、武多指其形、

孝經疏云、說文云、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云、惟一答十爲士、毛詩傳云、士者事也、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云、士者任事之稱也、傳云、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案、武者既帶甲冑、橫槊之名也、所謂戰法軍法之意也、士者卿大夫之通稱、不繫戰法軍法也、既曰武士者、是帶武之士也、本朝武者、武士・武家・武事・武義・武勇・武功、皆所其繫甚重也、

一、武教全書之武者、神武耶聖武耶、五月十八日

神武者、易之言也、聖武者、伊訓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孟子盡心下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案、予所著之全書曰武教、不神武及聖武、唯是人之武也、見前條武與士之處、

一、全書序段、云士之法、問云、何不謂士之道、而曰士之法乎、五月十八日

曰、書皆教法、法備則道自通也、況予所教皆自形用法入、而精義通神之謂也、故專說法也、

一、尊氏・義貞論 五月十九日

案、二將得失是非、互存而不全、其言行戰略之鑽細小術是非、義貞得之、尊氏不可比焉、其大略優恕者、併吞義貞、故天下歸焉、

一、古者無差物、今有之、其用如何、五月廿五日

曰、士差物者、一己之働自由也、凡戰者、用力者不如用氣、故力戰者下也、用心氣者上也、兵之法在用氣、故用差物等、而奪彼氣也、又云、兵有文章、則其勇氣自然相備、蠅蠶安有戈鬚、是武之形也、鎧無袖則武者之形粧、其野而粗也、佐々成政陳坪井山、軍士皆差昆布之差物、其勢如全山之嚴重不可當、金吾秀秋陳松尾山亦然、又云、一己之力戰者、必無文章形粧之器可也、

一、武器之製也、去文而唯在用其利否、

曰、文武之道、文者在文章、武在用便利、然其間一器一物、亦用其文章、則不野也、

一、法將與仁慈將、威與愛也 六月十日

法將者、立法之嚴、而人不得犯之也、仁慈之將者、專先仁、而愛士卒次法也、案、用兵在法與仁、所謂威愛也、威愛二者、一不可去之、先後之在其時之人也、凡兵以法不正之、則兵氣不齊、或一進一退、如武田信玄、可謂法將、近代堀左衛門督秀政、專務法、士卒皆無一人之無令而進退、使士用兵如此、則戰可以爲之也、孫子斬婦人、穰苴罪莊賈、皆可以見之、然法將必過嚴、故士卒唯懼而不親也、仁將者必過愛、士卒必親而不嚴、仁而栗、栗而愛、是可得良將也、大猷尊俄薨御之時、藤堂大學與松平越前守、於日光山、手傳石垣、藤堂嚴法、越大守常憐士卒、故其事之成否行粧甚異、而藤堂之將、使士引石、甚可爲壯觀云々、

一、主將之說

古者以王者爲主、以將軍爲將也、將下爲小將、國有諸侯、諸侯者天下之小朝廷也、故諸侯之內亦有主將之義、於武家者、公方爲主、軍將爲將、國有大名郡司、古之諸法也、大名亦小朝廷也、

古者有選將立將之義、農兵之相聚、忽選長人、而爲其將、將之威不甚重、則軍不利、故設壇立將、有鈇鉞推戴之義也、今之將帥者、本諸侯有勢之大名爲將、故不及選將立將之義也、

軍(一)家光將



士、古者士者皆出於民間、故曰農兵、農兵故有選將立之也、孫子・吳子・司馬穰苴之類、皆是自匹夫起、而為將也、

將帥死綏而不却之論、見義仲義經之辨、

一、全書之要、着何所、

或ヒト曰フ、練陳、或云、兵法ヲ常ニス、或曰、在戰法、

一、或ヒト曰フ、全書ニ常ニ兵法ト出デタリ、兵法ト國法トハ、其用不同。然ラバ兵法ヲ常ニイタサ

ントナラバ、諸事皆兵武ノ用ニナリテ、物ゴトニイカツニテ廉アリテ、君子ノ作法ト云ヒガタカル

ベキカ。

案ズルニ、常ニ兵法ト云フコト、是レ三ツノ采幣ノ極論也。ソレトハ兵法ヲ常ニ心ニオイテ、朝夕

兵ノ場ニ心アルゴトクイタスベシ。然ルユエハ、本朝ノ古ハ、公家ノ治平ユエニ、文物ヲサカンニ

ス。賴朝以來、武家ノ制ユエニ、諸事武家ノ心入ヲ以テ本トスルニアルコト也。賴朝鶴岡ノ社義又

ハ將軍宣下ノウケトリワタシ、皆是レ武家ノ式也。武家ノ式ハ、廉アリテ用ヲナスコト也。カドナ

クテハ、武ノ式トハ不云レ之也。此廉ヤミテ文物サカンニナラバ、武家ノ式斷絶ト可ニ心得。コノユ

エニ平家及京鎌倉ノ滅亡ハ皆忘レ武タルノユエ也。然レバ、常ニ武ハ武ヲ不レ忘コトヲ可ニ心得也。

(1)素行ノ  
論文、源義  
經・木曾義  
仲之辨、山  
鹿素行全集  
第十五卷七  
五一頁參照

右ノ不審ハ、文學之徒、入其門之後有<sub>レ</sub>此問也。

一、小笠原壹岐守云、武與<sub>レ</sub>勇如何別、七月五日

案、武者勇之所<sub>レ</sub>及<sub>レ</sub>物之弘而大也、或曰武夫、曰武將、曰武義、曰武士、皆所<sub>レ</sub>其指、惣而大也、

曰勇士、曰勇將、曰勇夫者、唯勇而無<sub>レ</sub>他也、故勇者武之一事也、武者兼<sub>レ</sub>義、包<sub>レ</sub>禮而所<sub>レ</sub>其用

大也、凡武者以<sub>レ</sub>干戈爲<sub>レ</sub>用、以<sub>レ</sub>止戈爲<sub>レ</sub>本、所<sub>レ</sub>其繫<sub>レ</sub>在<sub>レ</sub>天下國家、勇者所<sub>レ</sub>其指<sub>レ</sub>狹而小也、故

聚<sub>レ</sub>勇而爲<sub>レ</sub>武也、

一、自古以<sub>レ</sub>文治<sub>レ</sub>天下、以<sub>レ</sub>武治<sub>レ</sub>天下未<sub>レ</sub>聞<sub>レ</sub>之、今所<sub>レ</sub>教之說甚以<sub>レ</sub>武爲<sub>レ</sub>本、常<sub>レ</sub>兵法、其本意似<sub>レ</sub>違<sub>レ</sub>

聖教、

曰、聖人今出<sub>レ</sub>世、必以<sub>レ</sub>武可<sub>レ</sub>治<sub>レ</sub>天下、文武之重、治<sub>レ</sub>天下人民之用也、故文武唯與<sub>レ</sub>時爲<sub>レ</sub>先後、

自<sub>レ</sub>清盛已來、皆以<sub>レ</sub>武治<sub>レ</sub>天下、故後世皆爲<sub>レ</sub>武治、忘<sub>レ</sub>武治而以<sub>レ</sub>文教、則亡敗、必文之說者、皆順<sub>レ</sub>

古人之說也、文武者賞罰與<sub>レ</sub>威愛也、唯見<sub>レ</sub>時場、而爲<sub>レ</sub>其先後也、文武何必定<sub>レ</sub>先後乎、

一、十月七日、小笠原佐渡守來問、

○戰法爲<sub>レ</sub>戰之要、足輕之引時、長柄之掛時分、士之戰時如何、

曰、唯在<sub>レ</sub>盡<sub>レ</sub>其精力、足輕者能盡<sub>レ</sub>足輕之精力、不<sub>レ</sub>得<sub>レ</sub>已而自引、其節長柄手出而又盡<sub>レ</sub>其精力、其

(2)小笠原  
長重、長祐  
ノ子、所社  
奉行、司  
代、所司  
行人、素



後士盡其精力、是所以各盡其性也、如此則雖一陣、其堅銳不可當、上兵皆能盡其精力、下兵者不得盡其精力、而或小用而止、或半途而退、故不得其實也、然乃戰之道唯以不得已為要也、

問云、然則足輕之長、長柄長、其所率之足輕長柄手之所聚等不及定之乎、曰、何其然、彼猶或退、或蒙疵而者、皆以其所聚為居所也、

○為戰之法如何、

曰、山本勘介所定之備法、能相調、則不待戰而勝、何必其力戰乎、凡上兵不事戰、中兵以謀為要、下兵以力戰為勝者、以殺擊為利也、今夫如教示、備能調法能行、而進無獨往、退無獨去、其形如山其方如水、則彼之五兵用何處乎、夫水者甚軟弱、而激水之勢至漂石、況人乎、況兵衆乎、故其勢其形嚴然而正、混々沌々而不可破、則所當之敵、自屈退而無所可合也、古人驅市野之民、以為兵衆、或東蕞草以為兵勢、皆是以力戰為事乎、唯得用兵之極也、

○勘介流以陳為備之意味、

案、備者豫備其不足也、先處戰地、先勝為不可勝、各見孫子是皆備也、本朝俗、所謂楚奈惠者、

具備滿足之儀也、能為其粧形、臨之儼然不可當之威德相全、是曰楚奈波留、是備之義也、

一、(嗅)加岐・物聞、

是用忍之法、當流之祕也、加岐者先行、物聞者後行、而勘加岐之所為、加岐為敵所難、則物聞自迹或襲之、或告事於迹、是加岐以物聞為輔、故加岐與物聞、相以而忍入也、

一、或ヒト曰フ、進而戰之時ハ、一段々々ニ足輕ヲ立テテ、用之テ段々ニ進ミ可レ行也。或ヒト云フ、否、唯ダ引キカケテ、一度ニ鐵炮ニテ打拂ツテ一度ニカカル、是レ戰ニハ兵ヲ要ト可レ用也。

予曰ハク、兩様皆可也。間遠ノ時ハ足輕ヲクリカカリニシタシ、一段宛ニテ打立テ、烟下ニ可レ進也。間近ハ足輕不足用、唯烟下ニ兵士相續シテ可レ戰也。如此ノ時、騎兵相續キテ突戰ス、是レ大利也。

一、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同長政等、豐臣家之隨一之老將也、彼等存則難波之役不起、永為秀賴之政治乎、十一月廿六日

曰、何夫然、天生德於神君、故天下之人皆應之、天之所歸、人非可支之、

一、(1)神君經營駿府城、以富士淺間山之在近、却而為府城之守、云々、此法如何、案、城中自此山、可足窺天、而以此為城守之本意、唯在不怠、又云、取此上而備此高

(1)ゴノ問  
題前ニ卷五  
ニ出ツル  
モ、答稍異  
ル趣アリ、  
故ニ再出ス



陽、是兵陳之要也、又云、常奉此山而不忘怠、是以此山爲城主也、

天和元年 六十歲

一、凡戰略爲二義、專論戰曰戰、專論計略曰略、戰與略相叶、則有用、今夫直義爲遮義貞、至三州矢矧、此時直義無略、而唯欲戰欲支、是有戰而無略也、直義不至三州、則三遠之諸將皆可屬義貞、縱有志尊氏、亦不可得出屬之、故直義先至三尾、是略也、今夫論直義、唯論矢矧之戰之是非、是戰也、

凡戰先出、而相三面其敵、而定其勝利之地、而爲一戰、是上兵也、矢矧・鷺坂・佐用中山・大炊川、於是等之場所、相支來之間、彼深入之兵、勞遠路、食糧人氣皆能敵來、然則於箱根爲必勝之地、是豫定戰場也、孫贖以馬陵同等之時、爲敗龐涓之地、以削木而白晝、使彼止此所、萬弩一發是此之謂也、

一、伐彼之費之事、或因凶年而伐之、或因其喪而伐之、是皆古人不好之、非義戰乎、曰、大軍與大軍相合、以戰法之可否論勝敗、以小伐大之類、皆不依彼之費不可得也、是逆取而似法也、

一、心氣力變 三月五日

心者治心也、氣者養氣也、力者選力也、治心者主將之用、養氣之所奉行、兵士之用、力者足輕長柄族之用也、

今日能勤學而不忘、能通古今之事、盡其法盡其事、是下學而選力也、而後爲謀計知術、而立策者氣也、能治主將之心、養士憐民、正其道德者心也、置備營陳、專盡戰法者力也、此三者一不足、則兵不可用之、此三者能通而能知事、乘時變、是變也、變者預不可知、依其事而不同也、

或問、信玄・謙信・信長・太閤之弓箭、心氣力何有乎、案、信玄者、治家中正兵法、故心與力相並而氣爲助、信長・太閤者、專以謀計、使群士以氣、故士卒悉盛氣而勢甚剛強也、無心力、故勢去則疲而不正、信長暴被弑之後、其遺迹無一日之支、是諸將群士茫然、無所歸依也、太閤沒後亦然、無法無令、唯暗然是無心與力也、謙信者、專在力、以己勇制人、勝彼而已、無謀計、無心治、是其死後可併案之也、如信玄之兵法、能陳而習兵、云備云營、云行列、云戰法、無不議、而兵士之心服、四民之歸之、亦不可與餘將同日之論、然專以戰欲勝、而少謀計、謀計亦非無之、唯少而已、



一、或ヒト問フ、二ノ手之用如何、一備勝則二手アトヲツメテ可也ヤ。

曰ハク、二ノ手ハ相守リテ不レ動コト、是レ二手ノ法ヲ守ル也。一ノ手破ルルトキハ、二ノ手横鍵可レ入也。一ノ手勝テバ則チ二ノ手ハ其ノ場ニツノママ居テ可レ見レ位也。如レ此トキ、ウゴキ出タキモノ也。ココヲ守ルコト、是レ二ノ手ノ法也。兵ハ法ヲ以テ本トスル也。如レ此ノ法不レ立トキハ、兵法不レ立ト可レ知也。

右東一郎兵衛來話、有レ此問也、

一、學者問ニ兵法、

答曰、汝學ニ勝レ兵法、而以レ學言ニ兵法、則不レ得ニ兵法也、兵法者、自レ兵推ニ通萬法ニ之義也、云々、

一、視觀察 十一月廿四日

視ハ枝葉ヲ詳ニミルコト也。物見使番ナドノ心得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ハ見切ヲ詳ニイタス。物頭侍奉行ナドノ心得ニイルコト也。察ハ枝葉ト見切トヲキイテ、心中ニ詳ニ考フルコト也。軍將ノ料簡也。凡ソ物見ハ視觀ノ義也。察ハ將ノ心得ニアルコトナレバ、申シ上グルトモ、其ノ場ノミツモリ斗言上イタスコト本意也。必ズ察ヲ不レ可レ云。分ヲ越ユルノユエ也。

(1) 赤穂藩士、素行門人

(2) 武教全書ノ用士篇ノ一章

天和二年 六十一歳

一、斥候

於津輕大守公一談之、二月十五日

忠義信、此ノ三字ノ心得ハイヅレノ人ニモ可レ用ニ、キハメテ斥候ニ如レ此云フ事ハ、忠ハ自分ノ功ヲ不レ立ラ云ヒ、義ハ敵ニトラハルル事アリトモ志ヲ不レ變也。信ハ見タル事ヲ明カニ可レ云也。言ヲカザリ僞ヲ云フトキハ、大將ノ備クバリ、心得、皆違フモノナルユエニ、信ヲ用フル也。斥候ニテハ忠義信ノ三ヲ如レ上ニ可レ心得也。

○五騎十騎マデヲ小物見ト云ヒ、十騎以上ハ中モノミト可レ云事也。シカルニ十騎マデヲ小斥候トハイカン。案ズルニ、小モノミハ、本物見一人、スケニ出タルモノ五人モ十人モ出ル、是レ皆ツナギノスケ、物見ノ心ナルユエ也。

中物見ハ十騎ニテモ二十騎ニテモ、一場ヘノリ出シテミル事也。

大物見ハ、大方大將出タマフトキニ有レ之コト也。大將ヲトリツツンデ見セシムルニ有レ之。

大物見ヲ用フル所ノコト、大物見ヲ掛ケル場ハ、大方キラノノ所ニテ、見ニクキ所也。天龍ヲヘダテテ、神君ノ兵大物見ナド、是レ川バタニテミキリニクケレバ也。

一、或問、武教全書之所レ述之規模、朱子大學序、外、究ニ規模之大在ニ聖學ニ乎、在ニ武之七書ニ乎、所ニ其道ニ亦指ニ何道ニ

(3) 朱子ノ原本ニハ一外有ニ以極ニ其規模之大ニトアリ



謂何事業、而爲的本乎、

曰、當流之所指示、自有一家之規模、而聖賢之意味、異國之秀精相雜而爲此法也、驃騎將軍霍去病、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云、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史記去病傳是有二一家之風、

凡聖學之說、如聖人者、則舍之不論、其他必有懦弱而不忍人之慢、孔子相魯定公、出史記齊世家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左傳云、哀公廿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史律書云、世儒闢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

高祖云、腐儒幾敗乃翁事、腐敗之物不口之用淮南王所難之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公等不足言也、

宣帝謂云、俗儒不通時宜、好古非今、何足委任、荀子云、禹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漢

狄山乘二障、而忽敗、宋徐湛之江湛皆以白面書生、敗軍事、

如武之七書、其法者甚可取、而其用不可用、異國自有異國之武、本朝自有本朝之武、故主將士卒、兵衣器械用具、賞罰、天時地理、亦因其國俗、而悉變、何必因武之七書乎、我所指之道者、自有二一家之道、而建天地之徵萬物、通古今也、(以下略)

一、三戰

十月十六日、於大村因州大守武教全書戰法講談

三戰ノ義、山本勘介傳來ニハ、兵法初傳ニ、先三本謀知ヲ教ヘ、其ノ次ニ此三戰ヲシフ。此ノユエニ軍法ノ卷尾畑勘兵衛傳受之流也ニ此ノ三戰ヲカケリ。其ノ時ハ三戰則三本ノ道理也。コノユエニ三戰ヲ三本ニ合セテ講ズル也。此ノ三戰ヲ以テ勘介流ノ大事トスル所也。三戰ヲ三本ニ合スルニハ、味方萬備ヨクシテト云フハ謀也。二ヨクカツハ知也。横ヲ用フルハ計也。

全書ニオイテ三戰ヲ論ズルハ、全クノ戰法ニオイテ是レヲ論ズル也。シカルニ三戰トアル書ニツイテ、三ツノ品ヲ云フトキハ、ナラヒニナリ書物ニナヅミテ、マコトノ三戰ニアラズ。コノユエニ書ヲハナレテ是レヲ論ズルコト也。書ヲ離レテイカガ論ズベキトナラバ、戰法サマクアリトイヘドモ、勘介流ハ三ニチヂメテ、三ツハ二ツニチヂマル也。三ツニチヂマルトハ、先ト後ト横ト也。二ニチヂマルトハ、後ト横トハ本一理ナリ。

先ハ陽也、後ハ陰也、横ハ陰アリ陽アリテ相對スル也。シカレドモ、其ノ用法ハ後ノ用法ニ大ガイ同ジキ也。

○先 此ノ先ト云フコト品々ナラヒアル也。此ノ方ヨリ先ンジテイタシカケテ勝ツコトハ、向下手ニテ我レ上手ナレバ不苦。大事ノ場大事ノ時ニハカレニ先ヲイタサスレバ勝ヤスシ。我レ先ヲイタ



ストキハ勝ニクキコト也。信玄ハ謙信トノ戰ニ、イツトテモ對陣ニテ先ヲ大事ニイタサレタルコト可レ考也。神君關ヶ原ノオコリ、石田先ヲイタシテ負ケ、大坂モ秀頼事ヲオコシテ是レニシタガヒタマフ。長久手モ其ノ通り長篠モ其ノ通り也。三略云、不レ爲ニ事先、動而輒隨、ト云フコレ也。サテ先ト云フハ、我レニヨクトトノフルゴトク、常ニサキンジテ謀ヲナシ備ヲクバリ、不足ナルコトナキ是レヲ先ト云フ也。如レ此トトノフル人ヲ常ニ先ヲモチタル人ト云フベシ。是レ先ヲトルト云フ也。

先處ニ戰地ト云フモ、人ヨリ先ニ安ンジテ危ヲオモヒ、治マリテ亂ルル處ヲ考ヘテ、武事ヲキハメ備ヲ正シ、其ノ場ニ心ヲトメテツツシミ守ルトキハ、先處ニ戰地ト云フ、若左様ノ心得ナクテ、唯ダ先ヅ地形ヲトルト心得ルナリトセバ、タガヒアルベシ。(後略)

○後ノ先ハ二ノ勝也。末ニ二ノ勝ヲイフコト、ソレニテ可レ考也。後ノ先ノコト、山本勘介流ノ戰法ハ、第一ニ祕スルコト也。一ノ先ニテ勝チテ行ケバ無ニ子細。一ノ先負ケタルトキハ、二ノ手ニテ勝ヲトルコト、上方衆ノ軍ニハマレ也。古來モ其ノ通り也。勘介流ハ、二ノ勝ト云フコトヲ大事ニイタシテ、二ノ手ニ功者ヲソナヘサセテ、タトヘバ、一ノ手ハ假令也、勝ハ二ノ手ニアルコト也ト、常ニ示シ常ニ心得アルコト也。

惣ジテ、一度ノコトニ利アラザレドモ、二三重ニ事ヲ謀リテイタストキハ、危キコトナキ也。是乃チ方圓ノカネ也。(曲尺)一重ヤブレテモ下ニテ持チ、二重ヤブレテモ三重ニテモツ。如レ此ニアル方圓ノ備、イヅクマデモ如レ此トリツツムユエニ、厚ト云フモノ也。右先ハ正也、二ハ奇也。

○用横 大軍ノ勝負ニハ相對シテ互ニ不レ戰、相ニランデ居ルコト多シ。其ノ時ハ、横ノ働入ルコト也。是レ謀也。先ハ正、二ハ奇、横ハ謀也。劔術ナドノゴトクナル、一人勝負ニハ先ト後ト斗アツテ、對ハマレナルコト也。大軍ニハ必ず對陣ト云フコトアルモノナリ。對陣ハ其ノムカヒタル場ニテハ、勝負ニナリニクキユエニ、必ず横ヲ用フル也。長久手ナドノ心ニ似タリ。長篠ニテ鷲巢ヲトルモ横也。對陣ニテハ勝利必利アルベカラザル也。

凡ソ戰ハ謀ト戰ト、二ツノ者相調ツテ上兵ト云フ也。此ノ二ツ相備ハルハマレ也。今夫レ先後ハ戰也、横ハ謀也。漢ノ高祖ノ臣張良ハ謀ヲ能セリ、韓信ハ戰ヲヨクセリ。信長ハ謀ヲツクセリ、信玄ハ戰ヲツクセリ。正兵ハ戰ニツク、奇兵ハ謀ニツク也。奇ハ機ナリ、軍ノ機ヲ知ルガユエニ、或ハ旁ヨリ出デ、或ハ後ニマハル也。

一、五戰

五戰ハ三戰ノ理也。三戰ハ戰ノ始終ノ說コレニツクセリ。コノユエニ兵本ト可ニ心得也。五戰ハ備



ノ場ニテ相戰處ニツイテ、陰陽奇正ヲ論ゼル也。コノユエニ、三戰ハ多クハ理ヲ云ヒ本ヲ論ズ。五戰ハワザト備トヲ詳ニ論ゼル也。

一、備

備ニ足輕長柄ヲ用ヒテ、侍ノ先ニ置クコト、是レ山本勘介流ニ大事ニイタスコト也。他流ニハ此ノ心得ナクテ、足輕長柄皆一通リニ先ヘ立テ、侍ハ又侍ト一通リニソナフル也。勘介此ノ備立テヲ信玄ヘ相傳セシ也。足輕長柄ニテ武者先ヲタタキタテ、烟マギレニ武者突入ルユエニ、勝負甚ダイタシヨキ也。古來ハ如レ此コトナキユエニ、侍斗先ヘ出デ、セリ合ヲ初メタルユエ、合戰□□不レ宜也。右於ニ大村亭ニ談レ之。

一、戰功(武教全書 一之上卷) 十二月六日、酒井主税來問、

一番鑓 當流ニ云フ所ノ一番鑓ハ、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家中ノゴトク、弓矢ノ吟味盛ニシテ、備ヲ能ク立テ、軍ノ合正シク、一人先ニ進ムモノナク、一人アトニサガルモノナクシテ、軍將采ヲ取リテ、圖ヲ見テ可ニ攻撃ト下知スルトキニ、諸人カカリカネタルヲ、備ノ口ヲキリテカカルヲ一番鑓ト云ヒテ、忠義勇ノ武士ト定ムル也。

當時俗ニ云フ一番鑓ハ、一番ニ進ミテヤリヲ合セタルモノノコト也。是レハ兵法ノ上ヨリ云フトキ

(1)大村城  
主、大村因幡守純長、素行門人  
(2)酒井忠降、幕臣、御書院番頭、奇合、素行門人

ハ、多クハ皆軍法ヲヤブリテ、獨リ功名ヲ心ガクル輩ナレバ、賞スルニ不レ足也。唯ダ最前ニヤリヲ合セタルハ、(早)ハヤキ鑓ナルナド云フベキ也。一番ニ鑓ヲ合セタルトモ云フベシ。兵法ニ云フ處ノ一番鑓ト云フモノトハ不レ同也。勘介流ニ一番鑓ト云フハ、備ノ上ノ詮議ノコト也。

○騎戰(全書第四 之上卷)

馬ヲ入レ乗切ル、乗込ムナド云フコト、皆敵ヲノリタホシ、備ヲミダスマデノコトニテ、切撃ナドイタス勝負マレ也、如何。

曰ハク、備ノ勝敗ハ專ラ在レ奪レ氣、人ヲコロシ攻撃スルヲ以テ利トスルハ、カヲ以テ勝ツ也。勘介傳來スル處ノ勝負ノ用法ハ、皆三軍ノ氣ヲ奪ツテカツヲ以テ本トスル也。故ニ騎戰斗ニカギラズ、足輕備兵士マデ、專ラ敵ニノゾンデ彼レガ氣ヲ奪ツテ勝ヲナスヲ利トスル也。勝ニ氣ノ勝、力ノ勝ト云フアリ。尤モ力ヲキラフニハアラザレドモ、上兵ハ皆氣ニ勝ツヲ本トスル也。コトニ騎兵ハ馬ヲ第一トイタセバ、手ニ勝負ノ道具ヲモチテモ、馬ヲ專ラトスルモノハ、左様ハナリニクキユエニ、唯ダノリコミテノリワルヲ第一トスル也。然レバ鑓モソノ心得ニテコシラヘモタスル也。

天和三年 六十二歲



一、弓鐵炮別々ニ預クルノ損徳ノコト、八月十九日

弓ト鐵炮ト、クミ合セテアヅクルコト、是レ勘介流ノ足輕ノ法第一トスルコト也。別々ニイタセバ、入リクミテハ、事ナリニクキユエニ、大方鐵炮ヲ一段弓ヲ一段ト、足輕ヲ二段ニ立ツベシ。シカレバ五重ノ備ハ六重ニナル也。凡ソ戰法ハ間不容髮コト也。タトヘバ敵ト備間二三十間ニテ、鐵炮(手始)テハジムルトキハ、ワヅカニ玉一放(ガツ)マデニテ、中々二放トハウタレマジキコト也。然レバ一放ハナス其ノイキ合ニ、敵必ズカカリ來ルヲ、弓ヲ以テササヘテ、今一放玉ヲウタスルホドノコト也。シカルトキハ、弓ヲ別ニソナヘテハ、二段ノ所マデ不行付(息)シテ、武士ノワザニナルベキ也。(以下略)

一、合言葉ハ、毎夜是レヲカフルコト、大軍ハ大方ハ、旗本諸手モ其ノ間遠シ。是レヲ毎夜イヒ通ズルコト可レ難如何。九月廿二日、松平加賀守家來藍田一耶兵衛。同飛騨守家來高橋十郎左衛門來謁、問レ之。

曰、合言葉ヲ毎夜カフルト云フハ、大敵野合ノ戰ナドニテ大事ニ存ズルトキノコト也。凡ソ平生ハ惣テノ合言葉ヲキハメ置キテ、一通リ惣軍是レヲ用フルコト也。其ノ外ニ一手々々ニ合言葉アリテ可レ然也。合驗(シルシ)モ其ノ心也。

一、教戰鬪戰心得 十一月一日、三浦氏

教戰與ニ鬪戰ニ必相差、是習熟之不足也、教與鬪相合而後可レ得ニ其實ニ也、教與鬪異、則何用レ教

乎、故教以レ爲レ鬪、鬪則是教、是乃教戰鬪戰之心得也、

一、座備ヲタタムコト

勘介以來ノ相傳ハ、皆立テテ敵ヲ待ノ形也。尾畑景憲・北條氏長ニ至リテ、不レ戰ノ備ハ疊ム。則チ備ノ地不レ廣シテ、押出スニモ其ノ利多シ。故ニ爲レ可レ疊。シカレドモ今案ヲ加フルニ、一二百間マデハ、備ヲ立テテ如レ見レ敵ニスルニ利アルベキ也。

貞 享 元 年 六十三歲

一、藤堂和泉守、以ニ近士ニ問ニ八陣、五月

曰、我流無ニ八陣之法、唯座備之一陣、是日(カカ)經國之陣、能通ニ此一陣、則千萬陣亦不レ可レ克也、何更事ニ八陣、今我全書出ニ應變ハ、是八陣之堅陣不レ得レ云レ之、(以下略)

貞 享 二 年 六十四歲

一、城下之道 (一)建部所左衛門云フ、肥前(諫 早)伊サハヤ城下ノ道ハ、皆人ヲタカミヘアゲテ、田地ノ中ヲトホラザルゴトク付ケタリ。此ノ故ニ道ヲトホルモノ皆城ヲ目ノ下ニミルゴトク也。又嶋原ノ道ハ、

(一)大村侯ノ家人素行門人



道ヲ谷ヘ付ケテ、タカミヘ不レ上シテ、谷ヲマハルゴトク、ヒクミヘノ道ヲ付ケタリト云々。肥(熊)後隈本ノ城下ノ道ノ付ケヤウ、幾マハリモマハルゴトク、田畠ノカマヒ無。

山鹿隨筆卷十

章數附 亨 延寶七年 五十八歲

一、問<sub>二</sub>意行之非<sub>一</sub>、

意者私之意發而□<sub>レ</sub>物、不<sub>レ</sub>及<sub>二</sub>思慮<sub>一</sub>也、故不<sub>レ</sub>據<sub>レ</sub>古、不<sub>レ</sub>計<sub>レ</sub>今、唯從<sub>レ</sub>意而行、故所<sub>レ</sub>之是非不<sub>レ</sub>實也、案、莊子云、天下是非果未<sub>レ</sub>可<sub>レ</sub>定、然乃無<sub>二</sub>常論<sub>一</sub>、

案、是非有<sub>二</sub>公是公非<sub>一</sub>、有<sub>二</sub>私是私非<sub>一</sub>、其所<sub>二</sub>以公是公非<sub>一</sub>亦因<sub>二</sub>己之所<sub>レ</sub>貴<sub>一</sub>、而爲<sub>二</sub>是非<sub>一</sub>也、佛者自有<sub>二</sub>佛者之一是非<sub>一</sub>、老莊亦有<sub>二</sub>老莊之一是非<sub>一</sub>、

一、惑

凡世悉惑而道<sub>二</sub>我道<sub>一</sub>者、彼以爲<sub>レ</sub>惑、猶<sub>二</sub>狂水之說<sub>一</sub>、今天下之人皆信<sub>レ</sub>佛、而不<sub>レ</sub>知<sub>二</sub>聖人<sub>一</sub>、是世悉惑也、佛法亦有<sub>二</sub>諸流<sub>一</sub>、而專信<sub>二</sub>法華淨土<sub>一</sub>、此二宗皆近代之新法也、況如<sub>二</sub>一向<sub>一</sub>、甚背<sub>二</sub>律義<sub>一</sub>、而婚合肉食、而不<sub>レ</sub>爲<sub>二</sub>追福作善<sub>一</sub>、不<sub>レ</sub>設<sub>二</sub>塔婆石碣<sub>一</sub>、國民信<sub>レ</sub>之如<sub>二</sub>鬼神<sub>一</sub>、而其門業又倍<sub>二</sub>法華淨土之流<sub>一</sub>、已下殆似



之、是以知天下之惑甚、而聖人之道竟不可通也、

一、利惑

死甚可忌憚、而匠人欲人之死、是非憎人、爲賣其棺槨、猶浮屠氏喜擅越之死、噫甚哉、

一、舊有逸民隱士、而高尚其志之徒、可貴之乎、

曰、逸民之害國、諸書尤多、是太公所下以誅狂弔國士也、凡隱士逸民之徒、專味理之高尙、蔑利祿、離名望、故非國政慕古人、夫利祿名望者、人君之寶而所以御下也、人君者利祿名望之所聚有也、蔑之無之、則輕人君、疎官爵也、如此之徒、皆相比周而竟害國教、豈貴之乎、

一、韓非子專云、不用道臣、不尙仁義、唯在用法術、

案、韓子所謂法術者、所載道德仁義之器也、道德仁義元無形象、今夫假法術載道德仁義、以爲規矩之梗概、令天下之人入此範中、是聖人之所謂法術也、韓子專別云法術、非文學、不貴道德仁義、甚偏見也、

一、或曰、上治使民無欲心、

案、人無欲、則皆枯槁山岳之逸士也、今夫枯槁之士、山壑之逸民、皆上無可長之君、下無可謹

之臣、恐之民皆如斯而後治乎、

一、人有自然之美質、可以入道、可以貴之乎、

曰、天地之間、自然有美質、是生知安行之徒、而聖人必不貴之、聖人立教正法則、天下之人共可由此道、可特這美質乎、(以下略)

一、以外修飾我者、皆非乎、

曰、用脂澤粉黛、而修飾己面、則其容貌自倍其初、聖人之於禮樂、皆以外修飾內來之功也、凡人之生々飲食衣服之用、皆是自外來、而粧內也、

一、人君之道、遠臣則下情甚不通、親臣則下馴上、而其威不行、此間有其矩乎、

人臣不犯法則、則近而有禮、遠而有親、

一、凡法者不患不明、患不其立、法立則下令通、法唯憂不立、凡法之不立者、君不守法、下自不守、故法之立、唯在人君之尊法、人君親愛而棄法、惡憎而背法、故下自不守法也、人君能守法而爲親愛、不變法、不施少惠、則下自守法也、君先戮、則天下大化尙法、凡君自先而民化之也、

一、老子所謂、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案、老子貴靜、故從清靜說來也、治國者猶言知大體、然唯云若烹小鮮、而不盡其用、則治法終不可具也、(以下略)

一、夫善游者溺、所好反為禍、七月四日

案、天下之事物皆得失相半、故有此善則又有此弊、善游者、溺而後為善游、善騎者、墮而後為善騎、則道者、為道殺身而後為善則道、是為善則為善有弊也、善游者以游為自得、故為禍、此法未可、

一、物有得失、聖人之所說亦、難之則其說有之、

凡天之晴曇風雨、皆於物不一齊、唯人物之間可大施行、而可小失者、不足論之也、孔子之所立、墨子非之、墨子所立、楊子非之、楊子所立、孟子非之、

一、物力心

夫矢之所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的剖微者、正心也、淮南子

案、弩者功也、貫牢者力也、中的的者心也、賞罰刑政者物也、用之者用力也、成之者心也、

一、自然好學之論

案、天者自然也、人者好學也、天下相合而萬物全、案、自然者天也、好學者人也、天與人豈相乖

離乎、天人相合道立、何必自然、何必好學、聖人無可言不可、因自然為此學也、

一、或云、世說所謂心如明鏡、或云如水、鏡與水共能移此影、心之移物亦如此、而人々心能認

古今之事來、此認來底者何物乎、多問之佛者、而佛者不得謂之、七月廿六日

案、聖人之教無以心如鏡如水之比喻、唯佛者為此說來、故以聖學無可論之、若代佛者言之、亦甚易、鏡與水者物而無神、是形而下者也、人者神靈長、故有此識心、而有記憶底、是曰虛靈、能移動者虛也、有記憶智識者靈也、

一、或云、聖人以心不比水泡者何乎、

案、異端論心、以鏡與水、凡鏡與水無將迎、不留去、不拒來也、聖人之教者能將迎、能留去能拒來、是也、人不將迎、則無思慮、無思慮、則不得事物之性、不可將迎、則不將迎也、人之性長萬物者、能通萬物、徹古今也、以此等之心為非、則人與草木瓦石幾希、

一、讀王弼註易經、七月廿八日始、八月九日午後終焉、

○易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孔穎達正義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言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元究云々、



案、天者天也、非易之卦、易之卦象、天、而立象曰乾也、

○乾、元亨利貞、

案、乾者象天、天者聖人也、君子也、聖人君子之道、有元亨利貞四德、故文言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也、故曰、……

○復

案、王弼以靜為天地之心、是自老學之解出來、伊川以動為天地之心、是宋儒以生々無息為仁之義也、共非切文之解、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乃復是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消長屈伸往來反復、陰陽互來復、是乃天道也、天道乃天地之心也、前條云、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者乃天道也、是天地之心也、朱子之說同程子之說、而尤於日用有得力處、(以下略)

○常變 物可變乎、可恆乎、易有恆之卦、有革之卦、

案、有可變之時、有不可易之時、可變而守恆者、恆之初六也、曰、浚恆貞凶、無攸利也、又同六五象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是於恆卦、專論其從宜而變也、

○或問、聖人之道甚高尚乎、於易可見之、

案、易不高尚、唯論天地與人物、故繫辭第四章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是不論

天地之外也、令天地之道彌綸天地之間之用也、又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是等之意味皆易道之極也、易不以天地萬物之外、唯立天地之道、而周萬物、濟天下之用而已、若甚太高尚而出天地之外、立萬物之表、蔑如四海、是過也、周萬物、濟天下之道、以為不過、(以下略)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案、百姓日用而不知、然日用皆道也、不可曰鮮、可曰不明也、不知者是不明也、雖不知、百姓亦不因道、則不可行、是日用也、如何、曰、君子之道鮮也、君子字甚重也、道之日用而百姓亦因、然非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者、一陰一陽範圍天地之道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知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德也、

案、人物之用、得其極致者、精義不入神、則不可得致用、如此而後以崇德也、又云、利用安身之大業也、富本也、位也、富也、精義入神者、日新之盛德也、利用安身者大業也、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

凡聖人之建道、不於無形之間、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也、唯論形而上下之間而已、道者形而上者也、物之形而下者也、形而下之皆存形而上者、故上下相通、道與物不離、天地通氣



也、天者形而上者也、地者形而下者也、故人物戴天履地而後立、異端所以道者、先天地而生、或云、天地未分之理、或云、在天地之先、是無形之言也、聖人所以道者、形而上者、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

一、自今日讀尙書、八月九日

○文字之紀

案、文字與天地並興焉、一倉頡唯能書文字之形、無文字、則不能通事、故一點一劃皆以爲書契、無點劃、則結繩亦同、

○教

教以寬者、舜之戒契也、不汲々其效也、夫子所謂誨不倦也、

案、寬之敝忘也、故敬敷五教在寬、是對寬字說來、又命夔以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是也、

一、或問政、九月十日

愚按、大學所謂、親民二字、是政之本也、自此二字、萬章千句皆出來、親民者愛民也、親者爲民之父母之義也、人之父母愛子之情切也、故其教戒自生禮法、哀公問云、云々、可政愛人爲大、所以得愛人、禮爲大、

山鹿隨筆卷十一

章數附

利 延寶八年ヨリ天和元年ニ至ル  
五十九歳ヨリ六十歳ニ至ル

延寶八年 五十九歳

一、問格物致知、

曰、廣聞廣見、常聞常見、是格物也、忠義是致知也、

案、世俗有是格物之人、而無致知、格物之人者、俗所謂功者也、物馴也、此人亦不知大義大道、唯久習其事、喻世事而已、故好彼而不通是、知是而不知彼也、或好郡治而不通國治、是也、

又有致知之人而無格物、學問之輩、知大義而不通事物、故所有其大義、不移事物、而不辨事物、是雖有致知之本、無格物之功也、案、聖人之道者、實能格物、則致知也、致知、則格物也、然其間有兩般之盡心、而後之道明也、



一、爲君爲事、可云大義乎、  
曰、爲主君爲事者、其言簡而其事有不義明處、今夫愚者不肖者、亦實云爲君、思爲君、然其用皆不通大義、故不用爲君之言而明、能可蒙萬民(カ)法中後世之事、是爲大義也、愚不肖亦守此事、則不陷私也、

一、曾根氏云、人唯以誠、則事物可通、

曰、誠者不<sub>レ</sub>得<sub>レ</sub>己之道也、唯曰誠而不<sub>レ</sub>言其道、誠亦不<sub>レ</sub>實、故聖人常以學爲本也、能學則誠自通也、

一、田中氏問世俗之弊、

予云、人皆無恆產、故無可教禮義、唯令磨下之士有恆產、而後可謂禮義之教、令磨下有恆產之術如何、或云、天下德政借貸之金皆棄之、不返辨、曰德政、或云、上散財而救下、是等之事、皆世俗之論、而非致格之說、所謂上散財、下德政之事、僅一年二年而下又如前可困究、然乃是有<sub>レ</sub>費無<sub>レ</sub>惠政也、凡政者不用<sub>レ</sub>小惠、惠治者聖人所<sub>レ</sub>不與也、故云、好行<sub>レ</sub>小惠、孔子非<sub>レ</sub>之、爲<sub>レ</sub>政者每<sub>レ</sub>人而悅<sub>レ</sub>之、孟子所<sub>レ</sub>不同也、(中略)我黨以<sub>レ</sub>齊家之道、齊<sub>レ</sub>之以<sub>レ</sub>禮、若其大變、或數災、或數有大禮之口、則告<sub>レ</sub>上而救<sub>レ</sub>之、若不<sub>レ</sub>從<sub>レ</sub>我教、不<sub>レ</sub>明<sub>レ</sub>禮節、糺之以<sub>レ</sub>法、不<sub>レ</sub>許<sub>レ</sub>之、則期年而磨下之萬士、可有<sub>レ</sub>恆產、或

(1) 幕臣、曾根五郎兵衛吉次、或ハ其ノ子長賢共ニ素行ノ門人  
(2) 田中姓ニシテ素行ノ門人ニ出テ入人アリ、然幕臣田中源十郎カ、然ラザレバ、淺野内匠頭家内、津中清兵衛カ、秋元播磨守家田中儀左衛門カ、松平出羽守家平田中守備人カ、ナシ

云、如大名諸侯如何、曰、磨下之法明、則諸侯準之、何又有別法乎、

一、王霸

左傳、王合於諸侯、則伯帥侯、收以見於王、方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又云、鄙人公孫彊說曹公以<sub>レ</sub>霸說、持<sub>レ</sub>諸侯之權也、

案、依此說、則王者天下之王也、霸者方伯也、王者以<sub>レ</sub>義、伯者以<sub>レ</sub>武、嘗謂、聖人之道皆人道也、

云<sub>レ</sub>王云<sub>レ</sub>伯、皆治<sub>レ</sub>人之道耳、孔子論<sub>レ</sub>齊桓晉文、亦不<sub>レ</sub>別<sub>レ</sub>王霸、凡王道相續來者王道也、自<sub>レ</sub>方伯制<sub>レ</sub>天下者伯道也、王道伯道豈一岐乎、王者以<sub>レ</sub>王道、伯者以<sub>レ</sub>伯道、皆時制之然也、

一、心之安定者可<sub>レ</sub>得<sub>レ</sub>實乎、

曰、德之一端也、心者可<sub>レ</sub>安可<sub>レ</sub>危可<sub>レ</sub>動可<sub>レ</sub>靜、一動一靜一危一安、唯在<sub>レ</sub>其事也、

一、知愚之辨

愚者必全不<sub>レ</sub>愚、唯所<sub>レ</sub>其要<sub>レ</sub>愚也、知者必全不<sub>レ</sub>知、唯所<sub>レ</sub>其道<sub>レ</sub>知也、

一、佛菩薩者、西天之達德之人也、聖人賢人者、大唐之達德之人也、天神地祇者日本之達德之人也、國鄙地邊、則其所<sub>レ</sub>貴亦偏也、西天之佛菩薩所<sub>レ</sub>教戒、似<sub>レ</sub>其道、而其本大偏著、

一、氣質可<sub>レ</sub>變乎、



曰、可變、練麥爲飴、既爲飴、則其味甘美、不可以麥名之、薪之變爲炭、水之變爲湯、皆是在鍛鍊之間、人亦如此、能練之則變、

一、數千卷之書可皆讀乎、

曰、聖人之學不多端、無冊無編、數千萬卷之書者、皆無用之辨、不察之察也、後世唯好議論、多辯、真雀噪簾前、烏鳴枯木也、何能知雲間之鶴鳴、

一、自古得天下者、未嘗無其志氣、上古之事姑舍之、武家執大寶之柄、其始在平清盛、清盛之行、殆過于邪奸、而其志氣度量尤、併吞四海、故蓄奸而慶(浴)槽於義朝、狹帝而都福原、舉一世在掌握之內、八紘草偃、蔑視萬民、而不介其毀譽、塵芥天下、而不措胸襟、

一、執中之聖言、授鏡之神勅合一而不異、

一、或云、今世師者甚多、浮屠之說行于世、其勢雖上位難去之、如此之時、聖人不出世、則浮屠之道如何而絕、

曰、聖人去異端之說、論語出之、曰、無攻異端、不攻而彼自退、是聖人之道也、不攻而去之道唯在禮、禮立則異端不隆、異端不隆、則有亦如無、何害有之乎、今夫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橫其說、行其暴、立己之意見、何世無之乎、唯聖人起而禮立、則邪說暴行不隆于世也、禮立

則浮屠不得交俗建寺盛祭、卜地等之事、禮不立、故人々擲財與僧施寺、雖匹夫匹婦工商之賤、不絕哀愁之徒、皆與財產於歸依之僧、自是僧驕寺盛、不異武士之用、皆是在禮之一事、古人欲下去浮屠廢寺、毀法燒佛、是惡佛攻之也、惡者人必愛之、攻者人必守之者人情也、故浮屠彌盛而不已、

一、義朝有何善之積、而賴朝有天下、正成有何不善之積、而子孫竟沈淪乎、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案、易所謂餘慶餘殃者、非子孫浮沈之說、若以子孫浮沈之說論之、則聖人謂因果爲禍福之說、以誘人也、豈夫然乎、一朝一夕相對論、積與餘相並言也、餘慶餘殃者、爲善之久、家齊人悅、門戶自有喜色也、其餘及奴婢僕隸雞犬牛馬、爲惡之久、家與人俱暴俱戾、門戶自生愁色、其餘所及亦如善之餘慶、餘者有盈而潤之義、司馬公·袁了凡·胡致堂之評、見綱鑑、七、四

一、源賴朝卿·尊氏卿、俱創業之武將也、其戰也不據城郭、其治也、不據城都何乎、凡成敗利鈍者、在天不在人、凡守者屈而消、戰者伸而長、守者據利而恃、戰者以謀而力、一、人之毀譽如何、

專守其道、而不存毀譽、是實也、今人爲一行、而先試問人之毀譽、是不守道、而守毀譽者



也、韓退之作伯夷頌云、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究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云々、然乃毀譽不可取乎、曰、善人之毀者可取之、愚者之譽不可取之、

一、隱士逸人者皆遁世事、故其事省而易爲、救世濟民者甚難、

一、舜之無爲與老莊之無爲、

案、老莊者居無爲、而行無爲、寧過無爲也、猶居簡行簡、聖人之無爲者、綱領立、而條目行、故無爲、

一、硝·硫·灰三者、別而放火、則其能皆盡己之所能而已、三者合而後有銃藥之妙、

氣·質·性三者、相合而後存不測之妙、天下之事、家·國·天下三者、物々相交、而後天下之用足矣、銃藥之合損益斟酌之間而已、

一、道無王霸、時有王霸、冕服管弦、無爲而治者、王者之治、賞罰刑政、日省不止、而治者、伯者之治也、二者與時損益、時異則政亦不同、今夫酷暑希寒服者、暴寒求暑衣者、內有其疾也、三王五帝之道、秦漢以後之制皆然、

王道者、王者之道也、霸道者、方伯之道也、王道者、盛文物立綱紀、而要無爲之化、方伯受之布其政、立刑政賞罰、勸善懲惡、武服而討不庭、是其道也、王伯并立而天下化、凡用刑政賞罰、武服而討不庭之道、未嘗無權謀、豈唯以無權謀、爲湯武之兵乎、

凡霸道以王道、則王道也、王道以霸術、則霸道也、今人以武威立功、皆爲伯術大差、

一、漢字和字

案、和以五音定四十八字、雖小童奴婢、知四十八字、則可作書爲文、是日本第一之知拔群國也、

一、豪傑非常之人

嘗思、世不乏非常之人、唯不知其人耳、案、有非常之事、則有非常之人、無非常之事、則無非常之人也、如漢高楚羽、當非常之時、蓋有其人、若平日有此人、又必生非常之事、

一、金銀贈答

古者不以金銀贈答、故金銀爲寶、而諸物之值廉也、後世以金銀爲贈答、金銀不貴、故金銀之直廉而諸物之值踊、

一、或云、蓮生泥中不染也、是聖人之道、



曰、是佛氏之徒而聖人之論甚違之、聖人之道者、交物與物成、異端者皆離物而立道也、蓮在泥中而離泥、是不成交成之道、凡聖人之道、在人物之間、皆共之交之、而其事物自成、如異端皆遁物退事而獨立、故事物悉與彼別也、以是遁世絕人倫、欲自潔其身也、

一、依今之說、則學亦不嫌雜乎、雜學之非如何、

曰、物不雜別不成、如陰陽相雜而萬物生、學夫與世間交、古與今交而物之理明也、文與武相交、男與女相交、天與地相交、是皆交之義也、雜學者異此、內外不一決、不獨斷而唯雜駁也、

一、國法

法必嚴者亂國之事也、管仲・非子之說、專論法、戰國則法不立、則功不成、

國民勞則治却易、佚則治難之、然乃今之人、甚困勞而家々無一日之食、戶々無一日之儲、而可乎、

按、民富而豐、則侈恣而不可教、民勞困則赴義而易教、唯其間及飢苦之徒者、糺其所以、在救之、

國奢則其餘財及民易、民家豐、按、此說非也、以奢侈之故、國民有食者皆政道之非也、有道之治者、人皆事其業、而無淫器淫物淫食之業、侈恣之國民者、賣魚鳥營衣服、構屋宅之民、

亦皆非其事、而事其空飾、故民失其本業、而富民富、則無業而唯事遊樂、是國政之亂也、

凡富家之民、其子孫不能保其富者、其心皆怠惰、而不知業、故無業、無業則日々唯閑眠遊行、而飽食淫色而已、飽食淫色也、求甚過、則日費千金亦不足、故忽失家、是富家之子孫不能保其家也、民之爲富者、能知富之在務、故不失、

(1) 四代將軍德川家綱

一、嚴有院殿、五月八日薨御、其後天下無賓客響應之營、而商家甚苦、凡一日江戶中所費賓客經營者、殆三千兩、三百家之賓客、一日所費、百金、何曾三百家乎、士民之間每日之客、及卒哭忌、百々則三十萬兩也、百日而三十萬兩之金、不施江戶中、因之魚鳥之家、工匠之徒、諸色之商賈、減三十萬兩之故、民悉疲、且自今年及飢饉、云々、

一、案、本朝無五刑、唯死刑與流刑也、其外追放閉門等、皆輕事也、故被罪者、無恥心、而昨日蟄居、而忽出列本座、是皆刑之差不可明也、五刑亦不可用也、唯雖輕罪、聚之遣幽人之國郡、令爲農人者、不絕人命而可乎、(以下略)

一、俗云、果報者寢而可待之、世得幸曰果報、是浮屠之言也、

案、此談甚重、夫人欲得幸者多、能勤世事辨業、積功之徒也、彼怪々如之徒者、欲幸之心亦無之、今夫勤事而欲功名之徒、既事業相勸、則自衒自賣、而求人之知己、故造作而不已、事



業相勸之後者、止造作恥自衒、靜養而待時、是寢而待也、有事業之徒、不待時而壞功事、古今甚多、

一、予廿四日之夜夢想、得梅枝號更衣之事、翌日有兵法治法、自立一家之工夫、是更衣之義、脫舊衣、而着新衣之實也、

一、酈食其、以建六國之後告高帝、張良聞之甚以為非、建六國之後者惠、而張良非之、是張良不用惠也、不用惠之非用惠之時也、豐國大明神之靈社可壞毀乎、

一、凡臣久居位、而聞政行、則其威足切奪人臣、故天地之氣陰勝而陽退、自古然、(中略)

案、今年春三月十日、天甚冥、日中不知人面、今年將軍家不例大漸、執政等皆違威、於二九設舞臺、為淨瑠璃之戲舞及狂言等、此間大樹度々異例不快殆、五月六日、俄然而將逝去、忽立養君、同八日薨御、此間連年洪水、迄今年陰雲五月、及九月陰雨不止、是殆人臣久居其位之象乎、(以下略)

一、古人法事追福、多渡橋等之事有之、

賴朝、建久九年十二月、相模川橋供養等之事、可并案也、近代唯追福專寺僧逞金銀、依之僧出家皆屬奢侈、而不勤己法、專事世渡、甚可嘆也、

一、大神君常以武之式為事、人不知武式、故天下終無此政令也、大坂役、河野庄五郎權衛初門事

首之實檢、城和泉守執達之、其式不宜、城氏元武田之家人、而不通武式、不知實檢之法、是和泉改易之一科也、尤以松平武藏守中嶋之事、又保坂金衛門御改易、此者甲州家之勇士、度々武功有之、故有嚴命、而為旗奉行、然旗之法不正、故以此故負其罪、又駿府御鷹狩、幕中御休息之時分、富永某扇ヲ以テ幕ヲアゲテ入ル。神君問之、以式答之、大感也、是皆悅武式也、

一、武田信玄逐父之評、

案、信玄逐父大罪也、然信虎居國、則武田可忽滅、信玄逐之、而撫臣舉將大修武義、而領兵國、與東西南北之諸將交鋒、騎兵馳雄名於天下、人迄今尚以甲陽之兵法為式、其義甚大也、聖人論人唯於其大體大要、不事小節小義、如父子之親、未嘗不大義大節、而非其人、則其道不行也、

案、論本朝武將、必以武家之大要論之、今世儒者不知其說、而專以孝悌忠信為事、論士農工商、豈夫然乎、是非以下四者為不道、唯有其人所中也、

一、大器晚成、世多有幼而穎伶、而長不其秀、何乎、

近曾教筆法者云、近代教筆迹之徒、多不得其實、幼若之時既執筆、則為字形、欲稱人之



褒美嘆奇、是筆法之病也、先執筆者、唯習右畫左畫、爲曲直銳之形、寬大筆迹、不令爲字形、遇爲字形、亦甚寬大、而如無狹隘碎細、如此學來得年、而後已合其畫點、而爲字形、是筆法也、少能字形、美筆畫、皆是繕修而不寬大自由、云々、此法甚當、幼少若輩之徒、早名世而得稱美、皆一枝之梅花、一花之美談、而非大用大器也、人得褒得名、則安之、不知其墮窳白也、

一、凡今之儒生皆曰、憐農夫愛民、是亦鄙生之說也、當世之主將、必行聖人之法、其德行盈天下、其仁義及國家、則可也、否是皆敗農夫之業、棄民生之法也、噫豎儒殆敗乃公之事也、沛公之此語、萬世戒腐儒之說、可甚味之也、

一、本朝以神國、以神祇官爲初、

異朝古官以天官爲先、堯典官、先以司天道日月、爲初、(以下略)

一、王陵少文任氣好直言、陳平美丈夫而好奇策、此兩人呂后時爲丞相、呂后欲立法呂爲王、問王陵、王陵不肯、問陳平、平曰可也、太后喜終王陵免杜門、竟不請朝七年而卒、

案、大久保相模守忠隣・本多佐渡守正信、傳台廟、忠隣者如王陵、知而無不正言、正信者不違上意、而終又折之、如陳平相似、忠隣不全終、宜乎、

天和元年 六十歲

一、近時町奉行甚嚴其法、而與力同心不納一錢、代官之法亦嚴、而其下之手代目代甚清潔、故町寄力所々手代等不行非、據甚明乎、

(1) 石谷十藏、左近將監、町奉行、戶町奉行、門號、素行、人ナリ

案、嶋田彈正以來、與力之士甚有佳士、是於評定所、與力尤有威勢、町中之工商亦畏之、不異奉行、其家甚富、是有町人諸方之贈答也、石谷將監任奉行之後、抑與力之威、拉其勢、自是連綿而奉行皆折彼勢、甚禁町中之贈答、自是與力之威日衰而其行尤潔、而與力無佳士、唯平士之下等而已、是其失何在乎、初寄騎者勢有之而奉行亦睦親之、故其職甚劣、其役甚暴、亦賴之豪傑之士、息肩於此中、今食祿甚輕、職役甚困勞、而奉行之用之如家僕、何夫豪傑之士止此乎、故潔又潔而皆非古之人、又代官之手代如此、古者手代尤厚秩而抑威、今不然、秩甚輕而仕甚苛、故古者善人賢知在其職、今平士亦厭此任而不居、故廉士非不廉、而其人則非也、凡任用之間、人主之用豪傑、其法不可不措人於茲、

一、近時、諸奉行評定列座之衆、不納賄賂音物、而猶其依怙不止何也、案、人不盡其道、不明其知、而專以不納音物爲明爲道、則其私意妄動未嘗止、故依怙



私評日盛也、彼期以我不納賄、從己之見聞、依一事之憎愛、決訴辨事、故皆陷私意也、案、人唯練其知、正其志、則雖在賄之中、其納否之是非明白、而其訴獄之是非分明也、故不納而訴獄自明也、是本立而道成也、禁賄貨而不盡其道、則言末而本不立也、

一、凡天下之財金皆在商賈之手、

案、天下承平、則町市有富士、其厚集萬金、是皆天下之金貨聚彼之手也、大小名平士諸人之金銀、悉易有無、通諸用、交易利潤者、商賈之所致、故天下之財金終在商賈也、承平日久、則民有萬金之蓄之徒尤多、彼利潤而殖貨也、古來本朝有德政、而有均金之制、是依右之事也、

一、人之氣能盈、則邪不入、

人有勝氣、則物不入、今之俗人堅執異端之法、能馭鬼縛狐之徒、皆有這勝氣、而能制邪氣也、

一、十月十二日、安藤安齒、

俗名某得治齒疾、又脫齒之地以象牙作齒形、容其所、更不異齒、故剃髮號安齒、

元得彫象牙、為中物形、有其妙、

予痛齒、故招之為容齒、安齒能彫物象、非其象之似、尤得摸其心、安齒話云、或人為冬孟宗得筍之象、孟宗一手持鋏、一手握筍、是摸形而不摸心也、孟宗依母願、雪中索筍、今天感其誠、而雪中筍生、此時孟宗嘗可尋鋏乎、唯幸見出、忽以己手可穿筍、是其誠實而孟宗之心

也、世之為彫鏤之徒、汎々皆不得其實也、

一、大義殺親、此言非其人為其說、則甚有害、凡其所謂大義、抑如何會得之乎、

大義者為君為父為國為天下也、如為其家、能亂之而後可、

一、案、如江戶者、大都會、天下之民所輻湊也、故其飢也、雖柳營之力、終不可得、故修諸

卿大夫之政、則民不可飢也、往年天下行儉政、人々皆禁曝布、南都所產於此南京之民皆餓、奉行

訴之、自江戶出府財買之、僅五千餘疋、其他者不得買之、是都會之地者、天下之所聚也、

天下之所聚、以天下治之也、

一、廻國使之評

古之廻國者、觀國俗政事、以王國之制、為準、今之廻國者、密紮國郡主之非、今夫如一家之主、令人索家士之屋裏、問其主之非於僕、乃是人々皆可罪之也、唯以政正之、準一家之制、而不索其私、是君子之政也、

一、道法

道者體也、法者用也、今夫燭之能明者道也、覆之明暗者用也、道者率天性而不得已而立、用者依今日之日用而載道行之也、中庸所謂、修道之曰教、教者是用也、道依教而得其用、佛者因佛教而



佛道、故道與レ教是道法也、天下之間人間之政事、唯在此道與レ法、多皆知レ道而不知レ法、故道終不レ行也、

一、古今談ニ聖賢、說ニ六經、唯以ニ道之微妙、而終不レ論ニ用之實、是曰道而忘レ法、唯聖人說ニ道與レ法、而又不レ盡ニ其用之備、獨今我所レ教之條目綱領、尤足レ引ニ盲學之用地、

一、今人皆唯敏レ用、而不レ通レ道、不レ通レ道、則用皆廢レ義、而無ニ君父、古人云、本道也立而道用也生、案、道立而用生、

一、質知不レ如ニ學知、

案、生質之知、與ニ學知ニ相交、而後得ニ其人、而其事立、專ニ質知、則趨ニ利口、廢ニ道義、專ニ學知、文學知則泥不レ通ニ事變ニ也、

一、今夫レ人ノ云フコトヲ不レ信、質知ノ人多有レ之我一々ニ見聞シテト思フトキハ、萬機ノ事多クシテ不レ通。

故ニ人ノ云フコトヲ信ズルヨリ、オソルル事出來テ、我が心ヲ師トスルコトアリ、又人ノ云フコトヲ信ジテセントスレバ、僞ヲ信ジテ虛ヲ實トスルコト多シ。思ト學トノ心得ニ同ジ。書物ヲ皆信ズレバ、大イニタガフ、又不レ信バ我ヲ立ツルコト多シ。

### 山鹿隨筆卷十二

#### 章數附

貞 天和二年ヨリ貞享二年ニ至ル  
六十一歳ヨリ六十四歳ニ至ル

天和二年 六十一歳

一、至誠無我

或人詩云、至誠無我奉公志、案、無我者、非ニ至誠ニ也、至誠者能知レ我、故有レ我也、若人以レ無レ己爲ニ至誠、則木石也、瓦礫也、異端之說也、聖人之無我者、無ニ意必固我ニ也、

一、格物而后知致、是聖人之學階也、三月八日

下學而上達同意也、後世之學者、知致之後爲ニ物格、是異端所謂、悟道而萬理通之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朱子大學五章、補ニ格物致知之義、其極在ニ一旦豁然、是知致則物格也、

凡天下之間、未ニ嘗有ニ致知而格物之義、物格而後知致也、知者就ニ事物ニ而來、性心者就ニ氣質之上ニ而來、無ニ事物ニ則無ニ知致之義、無ニ氣質ニ則無ニ性心之義、今人多不ニ格物ニ而至ニ知致之職、故其所レ掌



不<sub>レ</sub>明、歷<sub>二</sub>數年<sub>一</sub>而後初知<sub>二</sub>其職之事<sub>一</sub>、是皆不<sub>二</sub>格物<sub>一</sub>而言<sub>二</sub>知致<sub>一</sub>也、如<sub>二</sub>技術<sub>一</sub>亦然、不<sub>レ</sub>盡<sub>二</sub>格物<sub>一</sub>而云<sub>二</sub>致知<sub>一</sub>、乃是向上之一理、而無<sub>二</sub>其用<sub>一</sub>、譬如<sub>二</sub>不<sub>レ</sub>炊言<sub>一</sub>飽、如<sub>二</sub>不<sub>レ</sub>往言<sub>一</sub>訪、

一、三月十一日、藤介高基讀<sub>二</sub>續日本紀<sub>一</sub>、

古之國司職有<sub>レ</sub>之、天下之政事甚多、一日萬揆皆決<sub>二</sub>天子<sub>一</sub>也、後世及<sub>二</sub>今日<sub>一</sub>、國郡皆有<sub>レ</sub>主、故天下之事、尤省少也、

一、義倉 命<sub>二</sub>有<sub>レ</sub>之

天下之諸侯卿大夫皆乏困、案、公儀有<sub>二</sub>義倉<sub>一</sub>、則不<sub>レ</sub>過<sub>二</sub>五年<sub>一</sub>、而各可<sub>レ</sub>免<sub>二</sub>困窮<sub>一</sub>、義倉者、諸侯卿大夫、各出<sub>二</sub>五十分一之公役<sub>一</sub>、五十分一者尊氏以來大名之役也聚<sub>二</sub>之公倉<sub>一</sub>經<sub>二</sub>年<sub>一</sub>之後、領分天災地災之時、貸<sub>二</sub>其米金<sub>一</sub>、而賑<sub>二</sub>

恤之、加<sub>二</sub>十分一之利<sub>一</sub>、返<sub>二</sub>辨之<sub>一</sub>也、天下之秩祿凡三千萬石、此五十分一六十萬石、四成ニシテ現米二十四萬石也歷<sub>二</sub>

五年<sub>一</sub>則三百萬石、此現米百二十萬石、石以<sub>二</sub>金一兩<sub>一</sub>易<sub>レ</sub>之、百二十萬兩也、年々爲<sub>二</sub>賑恤之用<sub>一</sub>、則諸

侯卿大夫、五年而免<sub>レ</sub>困、十年而免<sub>レ</sub>乏、右之公米、大名各割<sub>二</sub>掛家中<sub>一</sub>出<sub>レ</sub>之、故所<sub>二</sub>其出<sub>一</sub>甚微、而

所<sub>二</sub>其聚<sub>一</sub>甚大也、尤可<sub>レ</sub>謂<sub>二</sub>義金<sub>一</sub>、

一、治亂 天和二年十一月十日夜書<sub>レ</sub>之、

小智小學ノ輩、不<sub>レ</sub>知<sub>二</sub>大本<sub>一</sub>、コノユエニ、天下ノ政事用法ニ、少<sub>レ</sub>ノタガヒアレバ、ヤガテ世モ亂<sub>レ</sub>

國モ危キゴトク思フ、皆不<sub>レ</sub>得<sub>二</sub>實理<sub>一</sub>也。

凡ソ人ノ形質堅達ナルモノハ、飽食飲酒好色ニソミテモ、壽命七十ニイタル。養生堅固ナルモノモ、生質ノ懦弱ナレバ、遂ニ長命ヲ持チガタシ。是レ家宅ノホネグミ宜シケレバ、他ノ小サキ所ハ破損スルコト多シトイヘドモ、クツガヘリ、ヤブルルコト無<sub>レ</sub>之也。ホネグミアシキトキハ、少シノ事ニ破壊シ、傾覆イタスト同意也。

天下ニ柱グミアリ、是レヲ持維ト云フ。柱グミヲ能クイタシ置クトキハ、タトヘ後ノ主、不知妄作ノコトアリトモ、其ノ一代一世ニテ滅亡ハ不<sub>レ</sub>可<sub>レ</sub>有<sub>レ</sub>之也。又ホネグミヨクテモ時代久シクシテ、其ノホネグミ次第ニカハリノ<sub>レ</sub>テ、時運滅亡ニナルコトアリ、鎌倉ノ高時滅亡ハ、滅亡ノ時イタリ、高時又其ノカンガヘウスシ。サマデ其ノ身ノ言行大イニ不<sub>レ</sub>違トイヘドモ、時運ノイタリ、天下ノ柱石コノ時皆タガフユエ也。柱グミ法ノ正シクアルハ、其ノ主人ナクナリ、其ノ人アラザレドモ、其ノ道立ツ。是レ法ノ正シキユエ也。周末ノゴトキ也。

一、天和二年壬戌冬十有一月朔日夜、講<sub>二</sub>大學<sub>一</sub>、列座、同氏藤介<sup>十七</sup>・富田儀兵衛・蘆田清介、序、專執<sub>二</sub>朱子說<sub>一</sub>、故以<sub>二</sub>章句<sub>一</sub>、此夕序一篇講讀終焉、

一、講<sub>二</sub>大學經一章<sub>一</sub>、同月二日、



八條目之章句甚不安、唯解字義、不解其實、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解無之、如何、本末終始先後、唯以前段解之、不謂其實、

第三章、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章句無此解如何、

第五章、補闕甚不安、以格物爲究理、物莫不天理、大學唯曰格物、朱子以物爲理、甚不安、自是究理之說出、而如佛者之頓悟、是也。

因其已知之理、已知之理者是何乎、

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格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致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經云、致知在格物、又云、物格而后知至、此補闕合經二段爲一也、是理究、則知至之說也、格物與致知、一而不分也、經文此兩件甚異、(以下略)

一、王霸

一、王霸

王霸者、古人言三王之政曰王、謂五伯之政曰霸、王霸皆在時、而無高下尊卑、後世俗儒、貴王而賤霸、噫是何言乎、自聖人之道用之、則霸者皆可貴、不依聖人之道、則王者皆可賤、凡如夏殷周之末世、悉王者之政、而及澆季其法者流、豈指之可謂王者之實乎、主伯者皆政

道之世號也、

一、誠意正心

心ノ正シクヲサマルハ、唯在意、意ヲ能不知ガユエニ、心ヲトリ失ツテ意ヲ認メテ心ト思フコト多シ。凡ソ心ハ意ニ由リテ立ツモノ也。意ヲ外ニスレバ心ハ不見也。タトヘバ君子ハ小人ニ由リテ立ツト同也。小人ヲ能クシリテ用フレバ、君子ノ道立ツ也。今日日用ノ千差萬別ノワザハ、皆是レ小人<sup>民</sup>ノイタスコト也。國家天下ノ間、悉ク此ノ小人ノ相聚リユエ、小人ヲ常ニ用ヒテ君子ノ道立ツ也。若小人ヲ不見知シテ小人ニマカスレバ、君子ノ道忽アヤマル也。

意ハ外ノ事ニツイテ、カヘリ見ルコトナクシテ事ヲナスヲ意ト云フ。視ルコト聽クコトオモフコトニツイテ、ソノママ其ノ事物ノ用ヲナスヲ、意ノ發動ニマカスト云フ也。皆是レ意ニマカセテイタス也。

耳目口鼻四體ニツイテ、内ヲ引出スハ、皆意也。タトヘ心ニ思フコトトテモ、一偏ニオモヒ出シテ、カヘリ(如)不見ニ思フハ、是レ意ノ思也。

誠ニスルト云フハ、意ト心ト一ツニナリテ、別ナラザルヲ云フ也。タトヘバ惡臭好色ハ意モ心モ其ノ好惡處ニ差別ナキ也。是レ誠也。其ノ外ハ意ト心トカハリテ不曰コトアリ。



耳目ニツレテ與<sup>レ</sup>風物ニツキトヒテ言フ。カヘリミレバ皆アヤマリト思ヘドモ、ソノカヘリミナシニ致シテ、ツヒニ喧嘩口論不義不忠ヲトグルハ、是レ心ニ不<sup>レ</sup>考シテ、唯意ノナスニマカセ、後ニ後悔スルユエニ、誠ニアラザル也。

自謙トハ無<sup>レ</sup>後悔<sup>レ</sup>ノ義也。タトヘバ、心ト云フモ、不<sup>レ</sup>正バ自心ヲ師トスルユエニ、アヤマリ也。誠<sup>レ</sup>意ト正<sup>レ</sup>心トハ同ジゴトク也。誠<sup>レ</sup>意ハ見聞ノ間ニツイテ、能ク其ノ實ヲキハムル也。コレヲキハムルハ、十目十手ヲ本トシテ、公共底ノツトメ是レ也。正<sup>レ</sup>心ハ心ニ工夫シ、思ヒカヘリミテ、我ガ見解思索ヨシトキハムルコトモ、人ニツイテ能クタダシテ、而後オチツクル義也。論語ニ、敏<sup>ニ</sup>於事<sup>ニ</sup>而慎<sup>ニ</sup>於言<sup>ニ</sup>、就<sup>ニ</sup>有道<sup>ニ</sup>而正<sup>レ</sup>焉、可<sup>レ</sup>謂<sup>レ</sup>好<sup>レ</sup>學ト出デタル、是レ正<sup>レ</sup>心也、(以下略)

一、行有<sup>ニ</sup>餘力<sup>ニ</sup>、則以學<sup>レ</sup>文、往年唯讀<sup>ニ</sup>此章<sup>ニ</sup>、日用力行之暇、以學<sup>レ</sup>文也、措<sup>ニ</sup>力行<sup>ニ</sup>非<sup>レ</sup>學<sup>レ</sup>文、其見解甚疎也、

案、此八字尤有<sup>ニ</sup>深意<sup>ニ</sup>、人心移<sup>レ</sup>物而變、日用事物之應接、皆未<sup>ニ</sup>嘗<sup>ニ</sup>不<sup>レ</sup>學問<sup>ニ</sup>、而學<sup>レ</sup>文又不同、故日應接則世事日長、日學<sup>レ</sup>文則學文日長、物不<sup>ニ</sup>二立<sup>ニ</sup>、世事長則學文消、學問長則世事消、其間世事者、皆利害視聽之用、學文者、古今道義之講習也、利害之心長、則道義消、道義長、則利害消、學文者爲<sup>ニ</sup>世事日用之本<sup>ニ</sup>、世事者皆爲<sup>ニ</sup>驕泰淫樂禮容之本<sup>ニ</sup>、學<sup>レ</sup>文爲<sup>ニ</sup>此世事<sup>ニ</sup>、而學問未<sup>レ</sup>優、則己心制<sup>ニ</sup>

世事、能學<sup>レ</sup>文、則以<sup>レ</sup>文制<sup>ニ</sup>世事<sup>ニ</sup>、不<sup>レ</sup>學<sup>レ</sup>文、則出入之用、未<sup>レ</sup>可<sup>レ</sup>得<sup>ニ</sup>其道<sup>ニ</sup>、故此八字爲<sup>ニ</sup>眼目<sup>ニ</sup>也、則字尤有<sup>レ</sup>味、不<sup>ニ</sup>緩々<sup>ニ</sup>之義也、

天和三年 六十二歲

一、稻葉石見守稻葉伊勢守子近年爲<sup>ニ</sup>若老<sup>ニ</sup>中<sup>ニ</sup>彦坂壹岐守・大岡備前守、爲<sup>ニ</sup>大坂川口見分<sup>ニ</sup>、二月廿三日發駕、近年淀川埋マリ、川口土聚マリ、大川不<sup>レ</sup>得<sup>レ</sup>入、(中略)

予以爲、治<sup>レ</sup>水以<sup>レ</sup>水ト以前ヨリイヒ傳ヘタリ。以<sup>レ</sup>水トハ天下國家之勢、天地ノ理ハ、五年三年、或ハ十年ニシテ大變小變有<sup>レ</sup>之、地震大風 洪水高潮然レバ、ソノママサシオカレ、川下ニツカフル所ノ洲・新田等ヲ退去ルトキハ、洪水ノ節水勢盛ニシテ悉クナガレサル。是レ以<sup>レ</sup>水治<sup>レ</sup>水也。タトヘバ淀川ハ往古ヨリ流レテ川口ニ至ル、如<sup>レ</sup>此ウマルモノナランニハ、唯今ノトホリニテハ、川塞而船往來不<sup>レ</sup>可<sup>レ</sup>有<sup>レ</sup>之。然レドモ、イヅレノ世ニモ不<sup>レ</sup>塞ハ、是レ右ノ洪水度々往來シテ、水忽ニ土ヲナガシ棄ツルユエ也。

江州ノ湖水、江州山城ノ水、皆相聚リテ湖邊ニ新田出來、古ヨリ然リ。一年ニ水底一寸ノゴミタマルトテモ、百年ニハ一文千年ニハ十丈ナルベシ。然レドモ、往古ヨリ別儀無<sup>レ</sup>之、ココヲ以テ可<sup>レ</sup>考



レ之。

然レバ引口ノ近所ニ新田多ク出來ノユエニ、海ノ洲アツマリ遠淺トナルベシ。今伏見屋新田等有レ之。是レ等ヲトルトキハ、川口ササハリナキコト也。

川違ノコト、古ヨリ此ノコトモ沙汰アリ。但シ□ノ古ヨリ云ヒ置クハ、大和川ヲ淀川ヘオトサズシテ、川チガヒアラバ、宇治川ハバリテ洪水大イニ害ヲナスベシ。淀川ノ出ルトキハ大和川モ出ルユエニ、淀川ハバリカヌル也。且ツ兩河相聚リテ流ルルユエニ、川水勢ツヨクシテ、下ノ土皆流レ去ル也。淀川斗ニテハ川ノ埋マルコト甚ダ多カラシカ。其ノ上大和川ヲキリチガヘタランニハ、本田ヘノ水ノ不足アルベシト、古ヨリ云傳ヘタリ。

次ニ新田十六萬石出來セバ、農民十萬アツマラザレバ不可出來、俄ニ十萬ノ人ヲアツメントナラバ、大方小國ハ一方明クベシ。近年ヤハラ新田ヘ、利根川ヲキリカケ、十五萬石ホド作毛ノ用意、事ナラズシテ、公儀十萬兩餘ノ御損アリシタメシ、可并案之也。

一、十五日、至菅沼主水亭、三州新小笠原佐渡守御書院・菅沼大學主水・同織部主水・同大學子二人浪人三浦平太夫在席、爲年頭之饗應、予舊冬已後初至此宅、

主水問云、世俗皆云善惡、以何爲善、以勤行之、以何爲惡、除去之乎、答云、先人君父而

(1)以下ノ人々皆素行人ノ門人

後己曰善、先己而不思人曰惡、凡人之言行、皆以是定其褒貶、是今日所謹守也、

又問、身之所謹以何爲先、曰、言欲寡、行欲敏、又問、心之所思以何爲要、曰、論語所謂

九思、

一、人主在寬、在上不寬、則不立也、經書所々出之、

案、寬之失讒易入、源賴朝專寬仁而信讒、

一、九月十四日、大嶋出羽守・同雲八父子來訪、談及聖學及武教、(2)藤・義・富田義兵衛・蘆田清介・磯谷新八在席末

羽州云、學唯在審問慎思、不慎思、則雖學問不徹、

予云、然、慎思者武教之練也、所練不密、則復前、故不徹也、故學與思相對來也、(以下略)

一、十二月十二日、至稻垣信濃守亭、西山六郎兵衛來問云、此間有台命、凡米之價甚賤、而雜物皆

貴、故士庶人皆乏、而苦財用、所司奉行何不糾之乎、速考其所以米賤而物貴、以可達高聞

云々、台命甚有威、推其根則如何、

予云、大神君嘗曰、凡關東海邊、川山林之可有美好之物、可有財利之地、必不可與諸士、

諸士得之、貴分一可貪利、貪利則江戸之諸色魚鳥皆可日々躍貴、又台廟時、伊豆三崎運上甚

賤、老中欲貴之乞之、有台命、曰、入江戸之物倍分一、是網幕下之諸士、利隴斷也、不

(2)藤ハ素行ノ子藤介高基、義ハ素行ノ弟義昌、富田ハ蘆田ハ家人磯谷ハ愛弟ノ子磯谷十介



可貴之云々、兩君之命皆賤雜物之道也、

西山云、有山有川有海有野、此四者有所用、有省察而不利分一、則物之價必下乎、

西山六  
郎兵衛本  
多備前守  
家人素行  
門人

貞享元年 六十三歲

一、講中庸、正月六日

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也、是天下之大本也、於未發之處能知人心之中、然情未發則不可涉事物、故是曰大本、大本者不可下以言語告上之、纔涉言語、則既失中之義、凡欲知中、則在盡和、喜怒哀樂未發何以曰中、曰、未發之時天命之性全、人心之平常可以見之、一動則惑相附屬來、故於未發之間、天地人心之中可以知之也、是乃大本也、

中之應物而中節曰和也、不謂得中而曰中節、尤學者之可味也、事物皆不謂得中而以中節、聖人之應接中節之工夫而已、

中體也、中節者用、中字吳聲、是中之應用也、聖人論中節而不謂中、中者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唯人性獨存、

中節者道也、中節之道在教、

中節中庸一部也、全用在中節、中節在道、道在教、故聖人於中庸、唯備道、曰須臾不可

離、中節乃道也、

道、人將出入內、皆有路、不由其途、則不可行、故人之行曰道也、五倫之間日用之事、

皆有其道、能知其道、而從其道、則中節、

一、廿三日、為年始之嘉慶、至本多備前守亭、有變應、大學·橫屋宗典·龜田見貞、今日問狩野永真宅、

彼嘗為三年禮至子宅也、仍談及畫、太守好畫、故能知畫、予問洞雲、養卜等之畫、太守曰、非同席之談、雲

卜等者、唯豎子好為畫也、人不識畫之實、落筆於紙、彩色之、則皆以為畫、何夫然乎、永真

之畫者古今之絕筆也、世無知畫之人、故不知彼地位也、今人且以雲卜等之畫、為勝永真、

甚可笑、甚可歎也、物皆有其地位、雲卜者終不得永真之地位也、彼知其地位者、可學可

勤、不知故以可己與彼相同、故不學不勤也、往昔彼等承台命、圖猷廟之扉于獅子、探幽者

少用燒筆、忽為之、永真者久用燒筆、漸為之、如洞雲、養卜、少用燒筆、速為之、久世大

和守嘗談之、備太守問之於探幽、探幽云、永真者知獅像不可速像、故欲不誤而久成也、洞雲、

養卜者不知之、已術不至、而效予之速成以圖之、久而必可恥人之嘲也、予及永真之所圖

者、久而可益宜益稱、云々、探幽者又永真不可及也、永真知其不可及、故慎而圖之也、

凡世事之治政、問學之用法亦如此、不知聖人之地位、故不詳世學俗學、皆以為學、其地位與



天地懸絕也、孔子之學・門人之學・孟子之學、皆地位不同、況漢唐宋明元之學皆地位異、然不知聖人之地位、則不得分辨其是非也、依永眞之畫談附焉、

一、貴田孫太夫談小出彌左衛門事、二月十六日

小出者尼崎青山大膳家人、今年廿五歲、十九歲而至江戶、志兵法、師津輕大學、其後志甚深、以武教小學爲日用之言行、太守感之、廿三歲而預尼崎城知行、其行日進、去冬貴田孫太夫至尼崎、滯留百三日、此間彌左衛門日參問書問事、彌其志厚、始通書積德堂、

一、近年疾瘧之徒、病後必久而爲病者甚多、不堪後其老病之徒多死、予甚怪、地氣如此乎、又天時至此乎、抑人之氣質近年變、而爲弱軟乎、世人皆不知之、往昔疾瘧者否、凡瘧者以其愈爲落、或令之恐懼、或陷水、或飲酒煎之藥、而後快愈之徒尤多、予往年疾之久、自七月至十月、其間療藥甚強、今人聞之則側耳之類而猶不愈、自然脫落、病後猶不久而復本、既兩度也、然近年皆以瘧爲死病之類尤多、是時代不同之義乎、

一、八月廿日、三村猪衛門來、話及此談、三村云、備後之民間有鎌白者、尤善醫、且得愈瘧、鎌白云、世上之醫師不知瘧疾之療法、如士庶人、若疾瘧者必可爲病者、卿以上國主郡主病之、必可死之、其故如何、病瘧者人必疲弱、故醫者速用補藥、補藥必生邪氣、邪氣生則不可受

(1)水野美作守家人時々素行ノ教ヲ受ク

補藥、自是藥與病相戰、而元氣日疲弊、而食事日減、故此上不堪療之云々、

予閱此說、初知當今疾瘧者之或爲病者、或爲死者、案、世上之醫者自古甚爲下科、故不知瘧疾之療法、故以瘧爲大病、自初用補藥之徒多、自是瘧母生、而終爲病者也、然乃瘧與以前不異、而療方不如已前、故瘧疾爲禍尤多也、

案、近年京有醫師、林元伯俗名市之進、尤用人參、超以前、俗號人參元伯、以爲人皆多虛弱也、不可

不以補、自是老若皆用人參來、此說滿世元伯又以人參爲大利、發名於都鄙、其後天下之醫不覺皆用人參、超于古、故皆用補藥爲療方、是近年世上之醫用補藥之弊始于此、

案、人皆好補、故醫師與補藥、則悅之、自是醫師亦得用補藥、

○國家之政治亦似右之弊、人君皆喜國家今甚治平也、而不欲聞國家之疲敝、自是下臣多諛以爲治平之說、稱其政事、自是政道日衰、猶如下病人好補藥、醫師用補藥、殺其人、今天下之人皆悅金銀、故聚斂之臣甚多、是又似好用補藥、

凡金銀者、益人之用、盛其氣之器、如藥有人參、人參不可常用、常用則上氣亂心、金銀亦然、多用而過節、則益侈邪、發驕心、亡身破家、大坂之醫謙宜嘗云、人參甚難用、得人參之用爲上醫、



案、救民恤賑之政甚難、能用其政爲德政、過則與奢侈、不甚則飢渴、此間尤可慎之、如人參之用難得、

一、天地之氣、二八月而中、日月亦得其中、而二八月者、海上風不定、人亦多疾、案、寒定暑定、則天地之氣一定、故風亦定而不變、人身亦然、寒暑一定、則保身甚定、否則寒暑冷暖不定、故過薄過厚、而外邪易入、外邪易入則內證亦從、

凡學問工夫皆然、不<sub>レ</sub>一定、則必涉<sub>二</sub>兩般<sub>一</sub>不<sub>レ</sub>決、故不通事物之實也、

一、八月廿八日、曇、辰上刻、大小名出仕於殿中、(中略)稻葉石見守以短刀刺殺堀田筑前守、老戶田山城守・大久保中加賀守・阿部豐後守打留之、其間若年寄秋元攝津守堀田對馬守及近士牧野美濃守等亦切之、堀田下總守自渡來、筑前守未<sub>レ</sub>死、乞<sub>二</sub>湯水<sub>一</sub>、依<sub>レ</sub>之醫師皆集、林田對馬守・下總守介保之、老中出外、謁<sub>二</sub>諸大名<sub>一</sub>曰、稻葉石見守亂心、刺<sub>二</sub>筑前守<sub>一</sub>、筑前守有<sub>二</sub>生氣<sub>一</sub>未<sub>レ</sub>死、依<sub>レ</sub>之今日之御禮延引、其間諸大名各退出、稻葉石見守懷中、書置有<sub>レ</sub>之、筑前守遺恨有<sub>レ</sub>之、(中略)其日悉出<sub>二</sub>家財家人<sub>一</sub>、石見守親類縁者皆遠慮、筑前守廿九日於<sub>二</sub>上野圓覺院<sub>一</sub>葬禮、夜戌刻、下谷南町挑灯出<sub>レ</sub>之、(以下略)

一、周公治魯尊賢親親、太公治齊舉賢上<sub>レ</sub>功、淮南子曰、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曰、舉賢而上<sub>レ</sub>功、周公曰、後世必有<sub>二</sub>篡弑之臣<sub>一</sub>、周公始封、太公曰、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

公曰、後世寢弱矣、

案、周公者周之親族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實世家也、故治魯有<sub>二</sub>尊賢親親<sub>一</sub>親之儀、太公者渭陽之釣徒、文王舉其賢、上<sub>二</sub>其功<sub>一</sub>而封齊、無<sub>二</sub>親親之族<sub>一</sub>、依<sub>レ</sub>己所據有<sub>二</sub>此治<sub>一</sub>也、而魯君日衰而家臣執<sub>レ</sub>權、以<sub>二</sub>人主<sub>一</sub>爲<sub>二</sub>土梗弁髦<sub>一</sub>、是其寢弱也、齊遂爲<sub>二</sub>田氏<sub>一</sub>、是有<sub>二</sub>篡弑之臣<sub>一</sub>也、凡親親之弊、其族自弱、專任<sub>二</sub>人主寵舉<sub>一</sub>、寵舉不當則國危、寵舉當則國權皆依、故主族日衰、按、本朝武家、鎌倉之治似<sub>二</sub>周公之治<sub>一</sub>、北條家皆親親、自<sub>レ</sub>是公方家如<sub>レ</sub>茂<sub>ナカガ</sub>、室町家似<sub>二</sub>齊治<sub>一</sub>、舉賢上<sub>レ</sub>功、自<sub>レ</sub>是篡弑相繼、如<sub>二</sub>義教・義輝・義昭<sub>一</sub>、是也、

貞享二年 六十四歲

一、自<sub>二</sub>今年<sub>一</sub>用<sub>二</sub>新曆<sub>一</sub>、案、古曆者、以<sub>二</sub>正月二日<sub>一</sub>爲<sub>二</sub>立春<sub>一</sub>、新曆以<sub>二</sub>元旦<sub>一</sub>爲<sub>二</sub>立春<sub>一</sub>、新曆以<sub>二</sub>星宿<sub>一</sub>爲<sub>二</sub>正月<sub>一</sub>、案甚誤也中星考別記焉、

舊冬大晦日、入<sub>レ</sub>夜大雪、更無<sub>二</sub>風逆<sub>一</sub>、甚靜閑、雪大積、

一、正月望未刻、大鶴來、集<sub>二</sub>積德堂之庭<sub>一</sub>、侍冠奉<sub>レ</sub>詩賀<sub>レ</sub>之、予以<sub>二</sub>詩并序誠<sub>一</sub>示<sub>レ</sub>之、鳥獸恆知而避<sub>二</sub>其災<sub>一</sub>也、



右柳下惠之言也、海鳥之至、臧文仲以為神、柳下惠以為知海上之災、

案、鳥獸唯知愛身而已、故其知能通風雨、而避其災、左傳云、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周內史叔與聘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吉凶焉在、對云云々、退而告人云、君失問、是陰陽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云々、右同意也、

一、讀列女傳第一、

肖化、太任文王母也、存胎教、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之、

人之質多似母、故專尚胎教也、

一、鏡・神

案、本朝以神字訓加美、是加賀美中略之詞、以鏡為神字之訓、鏡者本朝以正直為字訓、俗云、神在正直之頭、又云、三種之神器以內侍所為正直之義、

伊勢太神宮、以鏡為神體、天神又以鏡賜天孫以為戒、皆正直之義也、見中朝事實正直者外不掩物、內不藏物也、

謹案、異朝說神者不測之義、其妙不可測也、本朝惟以正直為事神之道、是異朝之字義與

我國相別也、凡本朝之俗甚過知、有智者必含邪僻、好速利、故上古之聖神皆以此正直為治國之要體、神亦以此鏡為其真體也、此義甚本朝之妙戒也、

又案、四民之俗有嘉禮、必用圓餅、號鏡、是乃表神明之義也、

一、威愛 二月廿一日

案、威愛先後之論、古人既有成論、而未盡其實、予此日竊謂、愛與威者仁義也、仁義無先後、

唯時為主而已、愛者仁惠之義、親民之本、故治之令之、皆以愛為本、既至出軍臨戰之時、以威武不齊之、則兵不可使、兵不可用、故古人愛克威之說皆見其功用論之也、吳光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傳昭廿三年古人論將專以和、和者愛也、楚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吳子曰、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曰、父子之兵、三略云、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者愛也、將無威則士卒輕刑者威也、

一、死地兵

案、良將用兵如戰、皆死地之兵也、常愛之如父子、我見卒如子、彼見將如父、是齊勇孫子如一也、所謂與生死而不畏危也、孫子曰、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以下略)

一、大學、依朱子註、不謂性而曰明德如何、初曰明々德、八條目曰正心、其同異如何、不曰



(1)朱子註  
原本ハ「虛  
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  
應萬事、而  
也」ト出ツ

止至德至仁至聖、而曰止至善、如何、

朱子註、虛靈不昧、具者理應萬事、此語未見聖經、朱子依何書爲此解、

復其初、此語四書註、見三箇所、其說未見聖經、樂記云、反人道之正、易復卦、不遠而復、論語、復禮、皆不同、孟子云、不失赤子之心、朱子所依乎、

一、武有軍禮、皆變常、老者不齒之類、或子先父、弟先兄之類也、

案、禮者治國平天下之具也、和順人々剛戾之心之道也、軍事長剛毅、任狼戾、否則人之勇氣退、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也、(以下略)

一、心以守志、晉語 五月廿五日

タトヘバ、前方無事ノ時ニ、如此志ヲ定ムルトイヘドモ、事ニアタリテ惑フコトアリ。利祿女色

飲酒皆然リ。ココニオイテ心ニテ前ノ志ヲ守ル也。

### 山鹿隨筆卷十三

#### 雜錄

寬文十一年ヨリ貞享二年ニ至ル  
五十歳ヨリ六十四歳ニ至ル

寬文十一年 五十歳

一、寬文十一年三月廿七日、伊達綱基家臣原田甲斐守、殺伊達安藝守、酒井雅樂頭忠清宅、始伊達市

正兵部少輔子與伊達安藝守領境相接、士民論其沼中分不止、兵部少輔使使和平之、使沼三分之二使人

私市正、割大半爲市正之領、封境而去、此使人凡十人後罪死、或云、原田親類阿黨之徒三十五人、其采地九萬石餘、沒收于綱基、遂殺戮、尤僞說也、士民訴

安藝守、安藝守始不信、後寄事于此訴訟、記條數、私曲家中不安之事訴于江都、告島田出雲

守・大井新右衛門尉兩人、演之老中、老中直招伊達安藝守等及阿黨之者、欲決之、三月七日、

招板倉重矩内膳正宅、無異儀、各還歸、同廿七日、老中亦聚酒井忠清宅、招綱基家臣、島田・大

井亦來、茲、綱基家臣、一方伊達安藝守、一方原田甲斐守・柴田外記・古内志摩守各出座、述其事、

原田罷歸本座、遂提腰刀擊殺安藝守、直欲入老中之座、柴田外記居安藝守所居之座蜂屋六左衛門尉



候次追欲留之、原田切彼等、猶將闖入、島田出雲守自內出、遂害原田、島田者與原田同退出、又至老中之前、半途而  
有此變、直安藝守隕命之間、忠清家人騷動、各手自刃、至其場、柴田・蜂屋將留之、追及之、  
出害原田勢三士共殆如將入內、故忠清家人不暇辨之、或切蜂屋、同廿九日卒、或云、石田綱右衛門尉與蜂屋一候  
家或擊柴田、其夜中卒其間柴田・蜂屋各自陳、故皆收兵、老中出見之、門之内外伴兵皆驚、相互嫌  
疑、將入宅中、酒井河內守出說其旨、令安士卒之心、老中各退去、綱基家人來收其屍、夜陰寅刻  
大井・古內者此鬪諍之間、在老中之前、故不與也、或云、古內與島田一害原田  
此外雜說太甚多端、不足採耗、又兵部少輔放預之事、安藝守訴狀出古案也、

寬文十二年 五十一歲

一、寬文十二年壬子年二月二日夜、浪人奧平源八殺本多半齋于上琉璃坂、牛込市谷始戊申歲、奧平美作守死  
去之時、群臣聚宇津宮寺院、奧平內藏助領三千二百石同隼人領三千石、半齋嫡子、半齋于時大學、後剃髮號半齋、  
此時大學隱居、與三郎內藏助共為三家老、論位牌文字之餘鬪諍、內藏助蒙疵、群士抑留之、各歸宅、內藏助自裁、遺言  
耶內藏助共為三家老、差事於隼人、隼人不肯、雙方之親緣各相聚、而及大議、奧平大膳亮聞之、半齋父子與源八、  
共止仕出境、此時奧平源八于時數馬、年十三、後改源八、內藏助子之族同傳藏內藏助從弟夏目外記源八伯父菅沼次太夫傳藏妹細井

加兵衛尉・同又左衛門尉兩人內藏助寄子逃走而從源八、源八深恚、以與三郎為不戴天之仇、是年大膳  
亮有故、而得替羽州最上一節、半齋之族兵藤玄蕃內藏助再從弟、動家老役奧平主馬隼人弟代、隼人為組頭自最上、乞止  
仕而出境、翌年七月十二日、過上山、最上土岐山城守領知夏目外記・奧平傳藏主從十人追之、忽擊殺主馬等  
主從七人、主馬玄蕃從類凡十八人虜一人、具含其旨於虜、令告與三郎、是為源八久索探半齋父子、未得  
其所在、害彼等者、半齋父子怒而可出也、今年二月二日寅刻、主從五十人有餘、着着籠、白鉢卷、來  
淨琉璃坂本多半齋之家、借戶田七之介組之家而居住各燒續松、破門而突入、擊殺本多半齋・同九兵衛尉主馬等、  
若黨四人蒙疵、四人死之、浪人一人中間一人死而出去、本多半人自蹤追、至土橋、牛込而鬪死、若黨二人死之、  
人斃所、隼人切殺之、走出討手既去、故火消番堀田五郎左衛門尉見續松火、走來、半途而聞不火失火而  
隼人着籠、乘馬、主從三人追掛云云歸云々、奧平源八蒙疵立退云々、自天岡五郎左衛門尉館之表出、裏而去公儀以群卒攻擊、非報仇之事、有嚴命、  
被尋索源八等、源八聽此事、與夏目外記三十奧平傳藏二十同二十一日、出來井伊掃部頭之許、  
乞罪、翌廿二日、放三人于大島、伊豆也、延寶第六戊午四月初旬、因天樹院殿第此事世多異說、而今緣  
公義注書略茲、

一、或云、秀忠公治世之時、內田平九郎平左衛門弟、信濃守伯父有意趣于米倉傳五郎、丹後守孫率兵士三十人計、至  
門前、米倉持鎗開門突出、殺內田、追逐殘屬、直率親屬而暗蹤、後仕紀伊賴宣卿、在兩



人御旗本衆也、

一、權現宮扈從松下石十郎、初名某、宮嘗禁長劍、松下背夾長刀、且見置座之上面、宮過見之、甚訝叱之曰、何者背我定法、近臣云、松下也、後歷數日、松下又夾長刀置座上、宮覽之曰、堅哉松下、可號石十郎、彼必因有膂力之在乎、遂赦而不罰、後有失火、松下先人而往、小菅長兵衛尉爲消火而往、以松下爲放火者虜之、雖不放火、證亦不明、宮聽之曰、彼雖爲強暴不可放火、遂赦之、松下恥面縛、怨小菅、欲報仇、小菅亦聞成防禦之設、松下之婦翁憐其志、共黨而僑居小屋、窺小菅、婦翁病死、松下歎不遂其志、欲自殺、隣居之浪人或云伊賀衆二人計松下鬱陶、仍問詰其事、松下初不告、兩士數問松下、遂告以實、兩士憐其志、曰、黨松下、松下固辭、兩人不肯、遂三人窺小菅、小菅常伴數十人、出行之處、松下走向擊殺小菅、浪人等殺伴士三人、而遂得免、後仕越前太守、兩士亦從之、小菅領常州小菅三千石、大學相續、

一、池田出羽守、自江戸歸備前之時、訪池田右京亮、到赤穂刈屋、播刈屋右京亮領之相共至之、傍輩十數人、去右京宅之次、出羽守佩刀之鞘末障相共士神戶平兵衛之袴、出羽守無謝辭、還叱焉、士大恚之、歸途有刈屋川、招舟子渡之、士同船、卒以短刀刺出羽守、近兵皆驚擊而殺神戶、

乃發使喚療醫於備前、備前家中相聚議之、死士之心友在其席、云、何及療醫之議乎、渠之勇刺人而亦及奚療醫乎云々、此議未決之內、有出羽守死之告、人皆美談心友之勇言、

或云、爲訪京兆疾來此、京兆家老阿部善太夫出迎刈屋川邊、對談之時、神戶刺之而入川道、羽州家人等終於川中害之、阿部蒙疵、終不追留之、人皆非之、寬文第十二、八月十五日、藤氏來話

○尾清洲城天守第一層有化怪之說、太守命令番戌之勇人二人相成、二人共議、一人在上層相成、一人在下層相休、及深更自窓物入來、申番士之面、士乃執焉、燭視之鵠鳥也、五位驚常伺暮飛鳴入此處也、其後無化奇之說、

同城天守上層、忽然人入來、推問焉、鳴海之士民因化人之誘來云々、此民歷數月猶茫然、此兩事下野守忠吉卿尾州守護時乎、寬文九年夏八王寺之士民入江城裏御主殿、坐上段、執金團扇扇之、女中視焉大驚、終囚之、士民云、因化人之誘導、不意入此地云々、乃囚獄、

一、本多中書領姬路之時、高砂代官與士民訴論、故招糾士民及代官於姬路、代官二人并庄屋相伴來、路晚月、忽庄屋傷死、不視害之人、代官驚覓不得焉、太守密猜代官之爲焉、頻求害人、不見、久而庄屋家人之族云、庄屋之家人某有可猜之事、故太守召之推問不言、太守金張扣以金張云、汝雖同類、我不陷罪、假令自擊殺之、亦不罪、可自首、家人於茲云、某聞此命、可自首、故迄今不告、是我爲之、二人代官及高砂庄屋、密憑我爲此事、太守喜愜密察、忽



宥其罪、令代官自殺、庄屋入罪、其後歷四五年、高砂郷中借金於勢州御師、勢州神祝、號御師、以此惡人及別民兩子、兩民往勢得金歸、到明石、自酌清水飲之、勸一民亦飲之、一民乃酌飲之間、以堅杓扑殺之、得其金、埋一民於沙中、急退逃、惡人常暴強、郷民豫奪、利刀、故常持挺、一民忽蘇、伺彼逃去、密待旅客武人之過、告此究、武人則告近里、大覓暴民云々、終因膊諸高砂、惡人臨刑云、先年我殺人、伺太守可猜代官之機、久而自首、殺代官庄屋、我罪天終不可宥、呼今不可著明之事著顯而乃刑、天哉々々、人聞之大歎、先頃代官等無罪而入刑云々、太守之將迎豈可不慎乎、

一、九月八日、東氏傳談、

浮田左京父號安心、宇喜多七郎兵衛忠家、後號安心、嘗左京自負膂力、左京在備前時、有教取手者來、左京大言笑之嘲之、或時以使价招彼、彼以腹痛之由固辭、左京大喜云、彼怖畏我勇力、託疾不來也、故前以使招焉、彼不得止稱病中、擁腹而來、左京招之、自出左手、糝膂筋、令彼視焉、云汝能爲取手、如此之勇力、豈可獲拉之乎、彼恐怖云、凡取手之術、勇力相對之輩、以此術得勝之也、何及大勇力如公平、左京大喜笑而勇氣少退之時、彼忽襲拉、且手劍刀、忽欲刺之、左京家人相聚議之、無如何爲之、左京屈服而生死在彼、彼設中、父安心聞之、速出以誓

令左京爲彼門下、故彼放之退云々、浮田左京後改坂崎出羽守、

延寶七年頃 五十八歲

一、鈴木日向守

山本勘助 江州矢島ニテ傳之。

廣瀬江左衛門 甲州鹽山ニテ傳之。

尾畑勘兵衛 江州佐和山ニテ傳之。

右兵法古來之傳來

延寶八年頃 五十九歲

一、加州太守家人深見縫殿助咄

同人ツネニ野ニ出テ、小姓ドモヲアツメテ石ツブテヲ松ノ木ヲ目アテニイタシ、ウタセテケルニ、(會)何レモ不中、ソノ時イヅレモコレニテ心得ヨ、戰場ニテ鐵炮ハカツテアタラヌモノ也。常ノ時、常ノ心ニテ是レヲネラヒウテドモ、アタラヌニテ可心得トイヘリトゾ。



一、菅沼氏話

鳥井強右衛門一度ニ鈴木金七ト云フモノ、兩人城ヨリ出タリ。(雁 峰)ガシホウガ峰ニテノロシヲ上ゲテ、城中へ通ジテ後ニ歸リタルトキ、鳥井ハ城中へ入りテ可<sub>レ</sub>云ト云ヒ、鈴木ハ不<sub>レ</sub>入事也、兼テ申合セタルコトナレバ、其ノ通りニガンホウガ峰ニテ、ノロシヲアゲテ、後詰ノコトヲ可<sub>レ</sub>告ト云フ。鳥井不<sub>レ</sub>肯シテ城へ行ク。鈴木ハノロシヲアゲテ忍ビ去リシ也。如<sub>レ</sub>案鳥井ハトラヘラレタル也。鳥井ハ(死 刑)タモノニカカリタルハ城ノムカヒノ原、川ギハ、城ヨリ十間斗モアルベシ。右鈴木ハ奥平ヨリ感狀ヲアタヘラル。其後奥平關東御入國所替ノトキニ、鈴木不<sub>レ</sub>行、直ニ三川ニ留リタルユエニ、奥平コレヲニクミテ捨置キタル也。此ネタミニテ城中ヨリ出タルモノ鳥井斗ヲ沙汰シテ信長記ニモ不<sub>レ</sub>載ト云ヘリ。

又松平下總守家中ニテノ沙汰ハ、鳥井強右衛門ヨリハ金七アトニ出タリ。鳥井ガ出テ實否不<sub>レ</sub>知ユエニ、爲<sub>レ</sub>可<sub>レ</sub>知<sub>レ</sub>之ニ出タリ。瀧川ニソフテ四五町モナガレクグリテ出タル也。金七コト神君御供ニ可<sub>レ</sub>被<sub>レ</sub>召連<sub>レ</sub>由ニテ御留有<sub>レ</sub>之テ、長篠へハ不<sub>レ</sub>入也。此時從<sub>レ</sub>神君御感。又作州ヨリモ感狀有<sub>レ</sub>之。(奥平美作守)金七惣領スチ三河新城ノキハニ百姓ニテ有<sub>レ</sub>之。神君ノ御意ニ、其ノ方スズキハ、何レヲカキ候哉ト被<sub>レ</sub>仰ケレバ、カネスズキノ由言上ス。以來魚スズキニ可<sub>レ</sub>罷成<sub>レ</sub>ト上意ニテ、御感狀ニハ魚スズキ也

ト云傳ヘタリ。御感狀今以テ百姓ノ處ニアリ。二男ハ松平下總守ノ所ニ有ル也。  
初城ヨリ出ルトキ、川ノハタニハ寄手アミヲハリ、ナルコヲ付ケオキタリ。城ノ兵川ヨリ越スコトノアルベキカトノコト也。此ノコストキ、ナルコナリテ疑ハシケレバ、番ノモノ、イツモノ所ニ鱸ノハネテアミニカカリ、ナルコヲナラスコトアリト云ヒテ、不<sub>レ</sub>改ケルト也。(檢)

一、板倉筑後守咄

大猷院殿御束帶ノ時、御近習ノ衆皆束帶、仰テ云フ、束帶ノ上衛府ノ大刀ハ不<sub>レ</sub>拔モノ也。近習ノモノニヌイテ可<sub>レ</sub>見トノ仰也。久世大和守ヲハジメ、ソレヲ抜イテミルニ更ニ不<sub>レ</sub>拔。柳生但馬守ニ仰セアツテ、スキヤウヲ可<sub>レ</sub>教トノ御事也。柳生教<sub>レ</sub>之云々。前へヨセ刀ノ鞘尻ヲアゲテヌク時ハ能クヌクル也。

天和元年 六十歳

一、菅沼主水來話

大坂御陳ノ時分ノ城ハ、土居無<sub>レ</sub>之、直ニ屏カカリ也。菅沼織部、陳場備前嶋ヨリ鐵炮ヲウタセタル也。此ノ時鐵炮上リ過ギテアタラザルヲ、屏ヲ目アテニウタセテ、城中へヨクウチコミタル也。片

(1) 素行ノ  
門人板倉内  
膳正重矩ノ  
弟板倉重直  
(2) 三代將  
軍家光

(3) 菅沼定  
實後攝津  
守新三  
河幕臣大  
主新幕臣  
番頭素行  
親友ニシ  
門人ナリ



桐市正方ヨリ申來レルハ、今日ノ鐵炮能クアタリ城中難儀仕リタリ。彌、其ノ目アテ可レ能ト云ヒオ  
コセリ。諸人はレヲキイテ片桐不義ノ者ナルコトヲイヘリトゾ。

一、神君扇子ノ御マトヒノ事(鑑)  
三州下地村ニ聖源寺ト云フ所ニ太子アリ。神君御立願ノ事アリテ、此ノ寺ニ通夜被レ遊タルトキニ、  
夢中ニ扇子ヲ得玉フトアツテ、忽然トシテ扇アリ。此ノ時ヨリ則チ扇子ヲ御マトヒニ被レ遊也。其  
ノ扇子今以テ聖源寺ニ有レ之也。

天和三年 六十二歳

一、天和三年三月廿五日、於(1)小笠原佐渡守宅、菅沼主水來會、談及レ之、浪人鹽瀬與三左衛門在ニ末  
席、

鈴木日向守、寺部城主、諱成則又重辰トモ有レ之、日向守ト云フ者二三代モ有レ之哉、其ノ様子不  
分明。鱸トカケリ、不ニ鈴木。神君御攻撃以前ニ清康公ノ時代ニモ寺部ヲ攻撃ノコトアリ。足助寺  
部兩スズキハ鱸字ヲ用フ。神君證文ニ多ク鈴木、石見ノ鈴木ハ鈴木ヲ用フ。

一、六月廿四日、光枝土左衛門來話、光枝者、元本多内記政勝附近之  
士也、自去歲一事青山大膳亮、

(1)小笠原  
長重、寺社  
奉行所司代  
歷任、業行  
門人  
(2)菅沼主  
水ノ弟大學  
ノ子ナリ

本多忠勝

姉川役ニ、酒井左衛門尉云ハク、明日ハ大事ノ合戦也。御先手ハ小笠原與八郎也。信長ヨリ加勢ハ  
稻葉(伊豫)イヨノ守也。御旗本ノ先手ハタレヲカ可レ仕ト被レ申テ、思案ノ體ニテ云ヒケルハ、面々皆集リ  
居タルホドニ、アレヘ出テ様子ヲ見テ可ニ申付トテ、表ヘ出立チナガラ面々ヘ申サレケルハ、明日  
ハイクサノ花ト云フモノ也。敵ハ淺井・朝倉、北國・江州ノ大敵、味方ハ信長公ノ惣勢也。三川衆  
ハ小笠原ヲ先手トイタシ、稻葉伊豫守加勢タリ。加様ノ歴々ノ出合近代タメシスクナシ。ハナク、  
ト御一戦ヲナサレ、オノく、ヘ御ミセ可レ被レ成。(我御料)ワゴリヨ連ノ内ニ先手ヲ望ムモノハナキカト被レ申  
ケレバ、中書并本多豊後守ナドススミ出テ、某ドモニ先手ヲ被レ仰付候ヤウニトノ事也。尉殿被レ申  
ハ、マコトニオノシユダチハ、先手ヲイタスベキモノ也、可ニ申付候。(精)隨分情ヲ出サレヨトアリテ、  
内ヘ入りテ、兩人ナド先手ヲノゾメリ、先手ヲイカニモ可レ仕モノ也。サレドモ、アア、皆打死可  
レ仕、(カアルナ)ヲシカリ也ト被レ申タリト也。

是レハ政勝咄也。政勝ハ、酒井左衛門尉ノ事ヲ已前ヨリキケリ。本多・井伊・榊原ナド同ジ口ニモ  
云フモノニテナキ。是レハ御家ノ武者柱ニテ、中書ナドヲバ、セガレヤウニアシラハレタル人也ト  
キケリトテ此ノ談アリ。



一、讀本朝編年錄、

○小野朝臣篁卒、

岑守長子也、弘仁初、隨父客遊、使於據鞍、後歸京師、不事學業、嵯峨天王聞之、歎曰、既爲其人之子、何還爲弓馬之士乎、篁由是慚悔、乃始志學、承和元年、爲聘唐副使、云々、文章奇麗興味優遠、知文之輩、莫不吟稱、凡當時文章天下無雙、草隸之工、古二王之倫、後生習之皆爲師模、仁壽二年卒、五十一、身長六尺二寸、

按、東州武人之諸氏、出自小野姓者不少、蓋岑守父子任與州太守時、其種類遺留者乎、又足利學校世傳稱、篁之所嘗居也、後爲學舎、云々、(其他略)

右本朝編年錄、林道春所撰、自神武帝一覽之序涉筆於積德堂之南窓、天和三年 癸亥 冬十月廿有五

日夜、自昨廿四日一

染亮筆

○大津皇子 懷風藻曰、大津者、淨御原帝之長子也、幼年好學、博覽厲文、及壯愛武、多力而能擊劍、性放蕩不拘法度、降節禮士、由是多附託、云々、

今案、懷風藻、以大友皇子・河嶋皇子詩、而載大津皇子之前、與日本紀所謂、詩賦自大津興者不同、紀淑望古今倭歌集序亦曰、大津皇子初作詩賦、云々、蓋大友天命不遂、故其詩未著

于時歟、舍人亦不考索之乎、

愚案、大友天命不遂爲反臣、故雖有詩賦不取稱之也。(其他略)

一、曾根五郎兵衛咄

(一)幕臣、佐渡奉行タリ、素行門人

松平豆州宅へ朽木民部・小出伊勢守等來ル。去比ノ大風大水ニテ諸國水損風損多シトノ談アリ。豆州問ウテ云ハク、各ノ領分へハ風水ノ後何物ヲヤウエサセラレタルトアリ。兩人中々其ノ沙汰ニ不<sup>(植)</sup>レ及、土民ノ救ヲ存ズルマデナリトアリケレバ、豆州云フ、土民ノ救ハ勿論ナリ、風ニソコネ、水ニナガサレタルアトへハ、又ソレニ相應ノ物ヲウエテヨシ。豆州領内へハソバヲウエヨト云ヒツケテ、早々ウエサセタリトアリ。兩人ソレハモハヤオソクテ益アルマジク候ヤトアリケレバ、勿論オソケレドモウエヌニハマシ也。土民ノ夫食ニモナルコト也。各モ其心得可有也トアリ。サテ兩人申サルルハ加様ノ儀能御存ジノコトニ候。土民ドモサへ合點不仕コトナリトアリケレバ、豆州申サルルハ、惣ジテ百姓ハ、農ノコトヲ且<sup>カッ</sup>テ不<sup>カッ</sup>知モノ也。ナミノ百姓ヨリハ名主・庄屋ナドヨクシルモノ也。ソレヨリハ代官ハ又能クシルモノ也。代官ヨリハ其ノ家ノ用人・家老ガヨク知ルモノ也。用人家老ヨリハ其郡主・國主能クシルモノ也。ソレヨリハ天下ノ家老・執權ハ左様ノコトヨクシルモノ也。サテ公方サマハ執權・老中ヨリ猶以テ御存ジノコト也。公方サマヨリ 禁中ニハ猶以テ能



クシラセラルル也。昔ノハナシニモ、延喜ノ帝トカヤ、帝王土民稻ヲクキナガラ持參シテ、今年耕作タガヒテ、耕毛コトトチガヒ、稻ノソダチ加様ナリト申上ケレバ 叡覽アツテ仰ニ、コレハヒバエノ稻也。(中略) 古歌ニ「賤ノ男ガ門田ニオフルミフシグサ、二フシアルハヒコバエトシレ」トアリ。此ノ草ハ二フシノヒコバエ也トテ其ノ訴訟ヲステラレタルト云傳フトノ咄也。  
 右ノ席末ニ横屋宗與有之、驚<sup>(1)</sup>俗耳ト談ゼリ。

(1) 醫師ニシテ素行ノ親友ナリ

貞享二年 六十四歳

一、四月廿日晚到三戸田城太守、

予云ハク、人ハ常ニ所レ交モ、諸藝小藝タリトモ、其ノ手筋ノ名人ニ出合ヒテ、ソノ咄ヲキキ、其ノ云フコトヲ考フレバ、小ヲ以テ大ニウツシ、家ヲ國々ヲ、天下ノ政ニウツスコトモナリヨキコト也。譬ヘバ、下手ノ碁ヲウツモノ、碁ヲスキテモ一代不ニ上達、是レ我が黨ノ者斗ヲ合手トシテ、上手ニ出合フコトヲキラフ(故)也。人ハ上手ニ合ウテ、我が云フコトヲナスコトヲ批判ヲイタシ、我レヲ下手ニアヒシラフモノト出合フコトヲキラフユエニ、我學術モ心術モ更ニススマザル也。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月初版印刷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版發行

(二千部)

山鹿素行集第八卷

●定 價 金 六 圓 五 拾 錢  
 特別行爲後補償額 金 五 拾 五 錢  
 合 計 金 七 圓 五 錢

著 者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東京都品川区上大崎長者丸二八四

發行者 目 黑 四 郎

東京都神田區駿河臺三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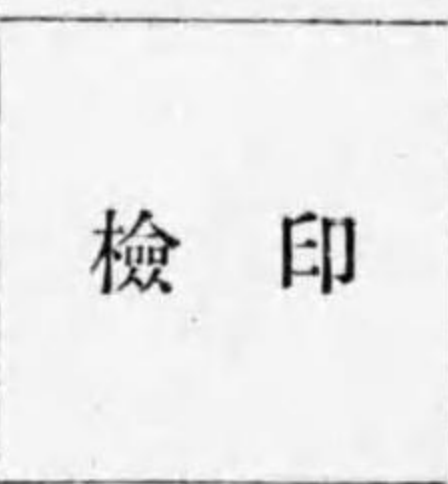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山 下 謙 之 助

東京都豊島區西巢鴨二ノ二七二二

發行所 目 黒 書 店

東京都神田區駿河臺三ノ一  
 電話神田一〇五八・一〇五九  
 振替口座東京二八〇九  
 日本出版會會員番號一三四〇二二

出版會承認  
 (い 270313)



合資會社 光 文 社 印刷 (東東1853)

配 給 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947

18



終